

倘  
湖  
樵  
書

倘湖樵書二編卷之九目錄

蕭山來集之元成父纂輯

仙神攷

附魁星

祀宣聖靈異

蘇州置獄

留氏子姓結狀

遷海

年號

海中國知尊中國

黃魚船

海程

僧兵取勝異

任環禦侮

大將偏將

外國詩文

美言

各種落花生異

候潮草

羅念庵先生

百衲琴

西南風雨

後唐小周后

代草狀元賦

洪武初待元鄉士

忠義之人有後

金陀粹編

越王山

貢櫻桃

不對策不書史

鳳將九雛龍生九子

禽言

漢壽亭侯考證

曹操不強孔明

四戊午 附孔子生日考

# 子字魁字

世人奉張仙打彈圖以爲宜子奉魁星踢斗圖以爲宜科名夫張弓則發彈彈發而子見所謂張仙打彈者不過藏一子字以爲見子之兆耳魁字乃鬼抱斗鬼之脚右轉如踢此斗然所謂魁星踢斗者不過藏一魁字以爲得魁之兆耳而世以張仙或謂張仲或爲張遠霄且以爲花蔬夫人奉蜀主孟昶之像而証宋主以爲此神名張仙宜子故奉之則蜀主入宋封爵秦國宋主豈不能見似而察之哉此所爲不得其

說從而爲之辭也黃帝之子名揮始造弦張羅網世  
掌其職因以張爲姓則張仙之立名可思已抑有見  
魁星之像而得高科者夢魁星之降而奪錦標者豈  
天上真有藍面赤髮之精而爲文星哉陳公子奇督  
學于蜀蜀人臨科場必泥塑小魁星而賣之士奇呼  
各茂才而出一句曰賣魁星買魁星虧心不買虧心  
不賣諸生無對次日又呼諸生而對前句曰真麤脂  
假麤脂焉知是假焉知是真 又世本云揮子作弓  
彘則作矢弓之神名曲張矢之神名續長則其爲神

而爲張也不過以弓故也 詢芻錄云人以二郎挾  
彈者卽張仙也二郎乃詭詞張仙乃蘓老泉所夢仙  
挾二彈以爲宜子之兆果得軾轍二子見集中 張  
遠霄眉山一日見老人持竹弓一鐵彈三貫錢三  
百千張無靳色老人曰吾彈能辟疫癘宜寶而用之  
後再見老人遂授以度世法熟視舉首見其目中各  
有兩瞳子後往垂釣西湖峯上有一老人曰此乃四  
目老翁君之師也尚不記授竹弓鐵彈時耶此其挾  
彈則似矣而于宜子之說何居

遠霄遊青城山  
得道老泉有贊

名



勝志云鶴慶軍民府有峰頂山上翠嶽有佛祠郡人以歲三月之望乞子投弓矢山中蠻俗亦知投弓矢爲乞子之義則張仙之說不可通之乎 閩書福寧州霍童子那羅巖卽華嚴經所云陀羅延窟者也有石室數百丈可容數百人寺建石室之內頂石如彈搖之則動祈嗣者祝彈爲應莫不如響此亦可証以彈爲子之說 月令玄鳥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禩后妃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鞬授以弓矢于高禩之前疏云天子所御謂令有娠者于祠大祝

酌酒飲于高禩之前以神惠顯之也帶以弓韞授以  
弓矢求男之祥也王居明堂禮曰帶以弓韞禮之  
禩下其子必得天材疏云禮此所御之人于禩神之  
前禩在壇上御者在下故云禩下以祭神必福降故  
曰其子必得天材

金龍四大王傳是宋處士謝緒宋亡赴水死不欲爲  
元臣且大有功于河封爲水神其生在金龍山故號  
爲金龍考之嘉靖乙丑會元陳棟作淮郡鎮海金神  
廟記有云龍于五行屬乙消災風皆木也木畏金吾

從其畏厭之可無患於是創鎮海金神廟然則地四生金所謂金龍四大王者或卽其以金鎮海之義而謝處士旣爲宋室忠臣且有功于河沒而爲水神不必拘拘于住金龍山而行四也 金臺記聞云江淮間濱海多天妃宮其人爲女子三人俗傳神姓林氏遂寔以爲靈素三女太虛之中惟天爲大地次之故製字者謂一大爲天二小爲地元故天稱皇地稱后海次于地宜稱妃耳其數從三者亦因一大二小之文蓋所祀者海神也由是推之黃河之水天上來終

歸于海則河者海之源也金能生水以河神而取像于金不亦宜乎海神之數以三而爲女河神之行以四而爲秀才亦見陰陽相生之意焉 藝堅志云黃

河之南陽武下埽在汴京西北數爲湍潦所敗每一修築至用丁夫數十萬皇統中嘗決溢發卒塞之朝成夕潰汴守募能沒者撰水底一漁叟自言能潛伏晝夜遂命備牢禮先祭河神然後遣之入半日而出曰下有長蛟爲害故埽不能堅非殺之不可須得寶劍乃濟蛟方熟寢于百丈之淵斬之易也守取鎮庫

古劍付之將入又言曰願集衆舟于岸辭以相族至  
于水變赤色則令至中流及期水赤漁携蛟首奮而  
登舟洪流隄落卽時歸寧守欲奏以武爵辭不受多  
予金帛亦辭旋踵而死守爲立祀于其處請于朝封  
爲四將軍以爲龍女三娘之子塑像立于旁靈應甚  
著訪漁家無有知者亦不著姓氏疑爲神云然則宋  
之河神已爲四將軍矣自元至今又稱爲四大王或  
亦有因焉湧幢小品云金龍大王姓謝名緒晉謝  
安之裔金兵方熾神以威吮憤不樂仕隱金龍山椒

築望雲亭自娛。咸淳中浙大飢。損家貲飯餒人所全活甚衆。元兵入臨安。義不臣北庭。赴江死。尸僵不壞。鄉人義而瘞之祖廟側。大明兵起。神示夢當祐

聖主。時傅友德與元左丞李二戰徐州。呂梁洪士卒見空中有披甲者來助戰。元兵大潰。遂著靈應。永樂間。鑿會通河。舟楫過洪。禱無不應。于是建祠洪上。隆慶間。大司空潘季馴督漕河。河塞不流。司空爲文責神。河塞如故。會司空有書史以事過洪。天將暮。遇伍伯擒以見神。神坐廟內。詰問書史曰。若官人何得無

禮河流塞亦天數。豈吾爲此。屬民爲語。司空吾已得。  
請于帝。河將以某日通矣。若掌書不敬。當罰。書史訴。  
不得。受朴去。以告司空。已而河果以某日通。于是祗。  
事益虔。纂要云。邛州崇真觀後。昔仙人張遠霄者。  
往來于此。每挾彈。視人家有災者。爲擊散之。此其故。  
居也。

祀官聖靈異

金明昌元年有異人履玄白鳥拜先聖于廟門外竚立而望甚有異色既去其足跡存焉有文曰仙人腳又按歐陽器虛乃宋元之際莫月曲高足也善內煉精氣結爲嬰兒從頂上出入冷然風御倏忽千里而本身偃然在靜室中若酣睡也器虛弟子馬月林嘗侍于浦城青華道院適值仲夏上丁縣大夫方祀宣聖月林問曰老釋修煉不以生死爲變儒學不然未知仲尼之神果長在否器虛曰善哉問吾出神觀之



于是入靜室坐月林穴壁窺之見其凝然不動少頃  
忽頂上出神浮空而往良久返舍若酣睡初醒揚眸  
噓氣啓戶而出語月林云初至文廟時見一人絳袍  
玉帶周歷堂廡自左門入向右門出進而問之曰文  
昌君也天帝命我爲宣聖祭祭誠否言訖步虛而去  
良久主祭官陞殿祭酒讀祝時見一道太素之氣自  
天而垂貫入殿庭祭畢冉冉復上因歎古之真人飛  
神謁帝者未嘗獲睹其像惟見金光煜燿吾乃今知  
仲尼亦然者上二疏綱目元武宗至大四年三月皇太

子仁宗卽位遣宦者李邦寧釋奠于孔子邦寧旣受命行禮方就位忽大風起殿上及兩廡燭盡滅燭臺底鐵鐫入地尺許無不拔者邦寧悚息伏地諸執事者皆伏良久風息乃成禮邦寧慚悔累日然則宣聖之靈仙與人所欽仰祭祀之際無不現其靈異彼刑餘之人寧不致其變做耶 陳天若闕里記事云某同學掌東甌縣事適營馬縱牧二騎攔入聖殿伏石桌下數十卒昇之莫能牽舉懼報營將叩頭願奏優馬伏如故某同學聞之束帶焚香再拜引過一門斗

麾之二馬飛奔而出一時民兵無不橋舌稱異又聞  
先輩云某學官有兩廣文值春祭相期七戒三齋竭  
誠求感至日見爐烟鬱起篆結仲由二大字祭畢方  
散又蘓州府沙良著隆慶年間以歲貢候選都門  
念得補官近魯地孔林一謁先聖以慰仰止之懷未  
幾竟得授曲阜縣丞初下車齋三日而後行禮方跪  
拜俯伏忽聞金石之聲意謂文廟所奏拜畢登堂聞  
無人焉時以爲至誠所格御史某爲撰記碑于學亭  
鐸書云明天啓壬戌狀元文公震孟未及第時以

孝廉作教事先聖備極誠敬朔望瞻禮儼然如在春秋丁祭則致齋禋祀凡遶豆之類無不先期躬親潔濯如是者三年一日丁祭見宣聖坐空中伸一巨手取芹菜而起見者咸驚神異次年公遂及第湧幢小品云吳道子畫孔聖像在鄱陽縣元末紅巾起馬至一處不行策之不動疑有異寶掘之旁碑立土中則聖像也徙置一屋衆羅拜而行從此道宮佛宇俱設宣尼像以避火

蕪州置獄

龔明之中吳紀聞云姑蘇劉禹錫白居易韋應物爲太守時風物雄麗爲東南之冠乾符間雖大盜遽起而武肅錢王破黃巢誅董昌盡有浙東西五代分裂諸藩據數州自王獨錢氏常順事中國本朝受命盡籍土地府庫率其屬朝京師遂去其國蓋自長慶以來更七代三百年吳人老死不見兵革承平時太伯廟棟猶有唐昭宗時寧海鎮東節度使錢鏐姓名書其上可謂盛矣大觀中樞密章公之子緹爲蔡京誣

以盜鑄詔開封尹李孝壽卽吳中置獄連逮千餘人  
遣甲士五百圍其家鉦鼓之聲晝夜不絕俗謂之貽  
囚鼓州民震駭獄既不就又遣三御史蕭服沈疇姚  
失其名重按之其至也人皆自門隙中窺之不敢正視

識者已知非太平景象其後遂有建炎之禍方章氏  
事未覺時城中小兒所在羣聚皆唱云沈逍遙莫知  
其由已而三御史果至按通鑑此爲徽宗大觀元  
年丁亥歲也時蔡京怨劉達會蘄州盜鑄錢獄起京  
欲陷達婦兄章經兄弟遣開封尹李孝壽鞠之株連

者千餘人強抑使承死者甚衆京猶以爲緩遣侍御  
史沈畸蕭殷往代畸至蕪卽日釋無左證者七百人  
歎曰爲天子耳目司而可傳會權要殺人以苟富貴  
乎遂閱實平反以聞京大怒九月貶畸監信州酒稅  
服羈管虔州而絰竟竄海島

攷之太湖有東獄西獄二山吳王于此嘗置男女  
二獄楊備郎中詩云雷霆號令雪霜威二獄東西  
鎖翠眉彷彿鄴都叢棘地巖扉應是古園扉其地  
有獄山故累朝皆與大獄于此地今順治末年亦

以三法司官親蒞姑蘓按殺諸生生以錢糧事而  
哭哀詔者也雖數百年其光景猶相符焉若沈畸  
蕭服可謂真御史矣不殺人以苟富貴陰德莫大  
焉然通鑑實無姚姓之御史紀聞或傳訛也



留氏子姁結狀

文天祥有黃冠故鄉之言王積翁欲合宋宦等十人請釋天祥爲道士留夢炎不可云天祥出復號召江南置吾輩十人于何地事遂已而天祥終有柴市之殉孔公天胤曰兩浙有夢炎兩浙之羞也蓋夢炎衢州人與天祥俱宋狀元而不同如此歷明朝數百年凡留氏子姓赴考責令書一呈結曰並非留夢炎子孫方許入試此抑太祖之遺令或上臺明大義者之著爲憲禁也宋建炎紹興初仕宦者供家狀有不

係蔡京王黼等親黨一項亦此類考之福建泉州志  
蒲壽庚其先西域人徙居泉州景炎年授福建廣東招  
撫使總海舶見宋事不可支因而降元宋幼主過泉  
城宋宗室欲應之壽庚閉門不納及張世傑回軍攻  
城宗室又欲應之壽庚置酒延宗室欲與議城守事  
酒中盡殺之世傑攻城凡九十日不下遂解去元以  
壽庚有功進昭勇大將軍官其諸子若孫多至顯達  
泉人避其薰灼者十餘年明太祖有天下禁蒲姓  
不得讀書人仕然則留氏子姓之結狀應亦朝廷之

功令也 姚涑曰 太祖禁蒲壽庚孫勝宗之子孫  
不得齒于士類 留夢炎字中齋與文文山俱一般  
狀元宰相末後結果不同流芳遺臭較然可見夢炎  
自北歸就養于其子府判者何潛齋遺之詩曰昆明  
劫灰化塵縉夢裏功名黍一炊鍾子不將南操變庾  
公空抱北風悲歸來眼底湖山在老去心期浙水知  
白髮門生憐未老青衫留得裏遺尸

## 遷海

康熙四年間以海波恒沸濱海居民多與私通遂下  
遷海之令凡海島中及近海居民皆爲遷入內地其  
觀望不卽遷者移兵剿誅之其邊海州縣所遷之民  
流離無歸顛踣于道者不可勝紀按海壇山屬福州  
有舊事私記曰海壇山周圍八百里計三千七百八  
萬四千餘口秋鹽魚課等米計五千餘石巡海四塞  
烟墩二十四所外隔小琉球三晝夜內通海口港一  
潮水居民依山佃種蓋海表名區也洪武中遣江夏

侯視海防倭侯以轉委福州右衛李彝彝索賄無厭  
而有林楊者素任俠有氣率里人逐彝彝怒遂畫圖  
貼說本山畫作微小孤嶼外通琉球一晝夜內接鎮  
東城三晝夜巡司只畫一寨烟墩盡行抹殺太祖  
覽圖下旨曰天下孤山人民旣不得他用又被他作  
反盡行調過連山附城居住給官田與耕宮室與居  
于是東南至福建廣東北直沽澎湖三十六嶼盡行  
調過下令三日爲期後者死皆倉卒不得舟楫門戶  
床簀爲筏以度值赫風十九覆沒時海壇已墟而田

稅五千餘石錢三十餘萬及其他雜徭皆如故諸徙者既失業不任徭賦鞭笞逮繫無虛日多鬻子女至有雉經者有司不敢問楊奮然曰傷我海頭民不死海且死賦乃詣關上書具狀有旨逮繫爓併繫楊侯守臣還報爓懼投繯死閩中守臣遷延不卽報至宣德初擬上詔釋楊復下旨凡自孤山調移者產業稅銀及遞年雜役俱免一半于是廣閩浙潮調移之人皆頌楊德楊子孫科第纍纍不絕云則是明之國初亦遷海也蓋無海警而以一夫索賄簞鼓以致如此

按彭蠡湖嶼環島三十六洪武五年以居民叛服  
不常遂大出兵擄其大族徙置漳泉間福州連江縣  
下竿塘山有白沙鏡厓等七灣與上竿塘並峙大海  
中上並有民居洪武二十年内徙同安縣彭浪嶼在  
嘉禾海中民居之二十年興大墩小墩俱内徙成化  
間復舊 福寧州嶺山在大海中有三十六灣昔有  
居人洪武中内徙又浮瀛山在大海中上有四海控  
壓海道宋元間居民甚蕃亦洪武間内徙

年號

順治年間改浙江崇德縣爲石門以其與年號相犯故諱之此建言之誤亦禮官之不深考也夫年號所以標年記事官民通行非若廟諱之當諱也唐德宗興元二年以梁州爲興元府上元二年廢昇州府改爲上元縣從年號宋太宗太平興國年間江南仍置太平軍改永興軍爲興國軍真宗大中祥符年間畿內改祥符縣高宗建炎四年避金寇自溫台間駐蹕越州明年改元紹興官吏軍民上表乞府額帝曰唐



德宗以興元元年幸梁州改梁州爲興元府于是賜  
名紹興府升越州爲紹興府孝宗隆興年間改洪州  
爲隆興府不但不必諱而且賜之州縣以爲佳名矣  
若明時隆慶之改爲延慶及今崇德之改爲石門蓋  
皆建言者之誤而禮官偶之不深考耳 朱平涵云

隆慶年間改隆慶州爲延慶州其衛亦如之承天有  
延慶殿改爲慶源殿因新君年號而改祖宗舊名時  
當國者爲徐文貞一時亦偶未之思也 名勝志云  
陝西鎮安縣地唐之安業縣也唐之乾元五代之乾

佑皆以年號名縣至元廢爲乾佑巡檢司景泰二年  
仍置縣改今名河南通許縣本陳留扶溝二縣地宋  
初置通許鎮咸平間升爲縣楊侃東京賦曰復有咸  
平大縣我宋新建因紀年以命號詔將作而營繕公  
宇之制甲于畿甸宋嘉定十年知蘓州事趙彥橚奏  
割崑山縣安亭等五鄉于練祈市置嘉定縣以其年  
號爲名宋嘉定未寧宗以沂王嗣子貴誠爲邵州防  
禦使尋承大統改元寶慶是爲理宗遂陞邵州爲寶  
慶府從建號名也宋慶元三年從吏部胡紘奏折龍

泉縣松源鄉置慶元縣以紀年爲名也閩永福縣唐  
永泰年間置初名永泰從年號名焉宋崇寧間避哲  
宗陵名改永福漢建安初分侯官之北鄉置建安縣  
亦從年號徽宗政和五年改關隸縣爲政和縣又徽  
宗崇寧間改四川永昌縣爲崇寧縣以從年號陝西  
仁壽縣舊名普寧隋文帝辛酉改元仁壽是歲邑人  
因獠亂避兵東嶠旱苦無水禱泉騰湧事聞以年號  
改元命縣名仁壽而以東嶠山爲飛泉山又蜀成都  
亦有仁壽縣亦隋仁壽年間所置

海中國知尊中國

縉雲鄭公汝璧字邦章所著賄記云暹羅國海界有萬里沙東蠻牛國者沙外野種也隆慶元年求婚暹羅國王拒之峻東蠻牛大悲統沙外諸國兵由萬里入圍暹羅三年而城破王自剄并席捲其世子及中朝所賜印以歸次子攝國事世子屢書令請印報仇次子遣使隨通事揭元禮具金葉表方物入貢請印時余在儀曹詰以請印何爲答曰暹羅受貢數十國非天朝印不得調兵耳時予奏請檄廣東取舊文製

都統制使印以予之揭通事江西豐城人歸此遂不  
同貢使往言其風俗甚悉大都是佛地代出一僧稱  
國師王視朝必在側有不度卽糾正之國人向背王  
以國師爲著蔡崑山鄭若曾記曰嘉靖丙辰四月十  
八日倭船七十餘至無錫搶邑人華重慶至舟皆眞  
倭惟賊首寧波人稱四官不知其名舟連計十五日  
出海過劉家港羅參將帥舟師擊之沉五隻賊驚斷  
纜而逝各不相顧重慶舟爲風所逐凡行二十八日  
至一山其大不盈數畝舟人登之伐木艤舟見草屨

知爲高麗地俄高麗邊將遣三舟卒百人邏視矢石  
交發賊逃匿山林財帛盡爲所取舟亦被焚二十九  
日又三十餘舟卒千人搜山勦賊無遺重慶等中國  
九人冒死號泣而訴生擒至國都凡歷二千里半途  
有光州牧者卽中國之布政司也先是邊將奏報國  
王遣通事百元至牧相遇審問見華姓無錫人卽問  
曰昔有天使華學士者無錫人得非汝族耶曰然蓋  
重慶之族祖名察者也元歸以告王八月王賜宴陪  
坐蓋重天朝亦推學士之餘敬也每人賞竹帽一頂

白布衣一件裙二條青綿布絹一疋皂靴一雙綿布束腰一幅遣尚書都御史御史各一員太守太醫各二員知縣一十八員伴送還朝仍遣軍五十人護送十月至遼東十一月至京禮兵刑三部會問明白次年二月抵家時年方弱冠高麗之臣以詩送行者二其一日錫山學士聞天下君是同枝共派人還鄉若問東方事仰戴皇恩億萬春前書筵官吏曹佐郎兼監察御史朴啓賢贈啓賢字君沃密陽府熊川縣人癸卯進士壬子及第其一日異國逢秋早金風落井

相鄉關浙江外身世海天東阻折干戈地依稀覓夢  
中愁多宋玉恨誰慰遠人衷丙辰早秋雙溪書夫荒  
服之外正朔所不及而尺組乃制其軍興之命一華  
學士一介之使而餘芬庇其族人則知中朝之式靈  
遠耳 洪武初倭連年寇于瀕海郡縣三年遣萊州  
同知趙秩賜璽書諭王責其入貢王曰我國未嘗不  
慕中國顧蒙古泄華以小國視我使趙良弼詠我好  
語初不知其覘我國旣而發舟數千襲我比至一時  
風霆飄覆幾無遺類自是不與通者數十年爾得非



良弼後乎將刃之秩徐曰聖天子非蒙古比我亦非  
良弼後殺我禍不旋踵王氣沮禮秩具物遣使遣僧  
隨秩奉表稱臣夫日本以趙良弼之後而幾于刃之  
高麗以華察之族而委曲以生之宗族之係重矣

## 黃魚船

承平時黃魚船每年四月出洋時寧紹溫大小以萬計蘓州沙船以二三百計小滿前後放船凡三度謂之三水黃魚過夏至卽散回矣浹旬之間浙人曝魚成簞蘇人冰魚鬻鮮每歲防春兵船避風泊于內港賊來多不知竟登岸而已魚船出海則遍海皆船人力整肅器械犀利賊望之而氣消勢阻自倭變後當道慮倭混入禁止採捕職方唐公順之捧勅視師毅然任曰兵荒之後民鮮生理處置得宜何患之有遂

約撫臺每府魚船若干輔以兵船若干相須而行協力而戰取甘結給旗票謹盤詰驗出入船回收稅于軍餉大有所助而嗣後浙直海濱不聞春汛之儼矣淡水門在羊山之西兩山對峙如門羊山在金山東南大七小七之外其至劉家河順帆不過一潮此卽黃魚之淵藪外此不盡有也取魚惟在四月亦須候潮潮大勢急則推魚至塗否則雖取無有蓋月出潮長月沒潮長月直潮平月斜潮退故每十三而潮起小至初一日而大十八日而極放船者潮大則出捕小

水則歸壑也。羊山淡水。乃倭人入寇必經之道。黃魚出時。乃春汛倭至不先不後之期。此天意假手于山。沙精悍之人。出捍吾邊鄙柔脆之民耳。此魚又有三水之分。頭水者魚多而味全。二水次之。三水又次之。蓋冬至一陽萌動。其魚乃生。前此但有子而已。無小魚也。時至小滿。則半年內所長大者。又復生子。頭水所捕者。其子在腹。先天之氣尚固。故味全。過二水後。子皆嚙矣。但爲胞所裹。直俟冬至乃生耳。其時真氣已散。故味薄也。諸魚之尾皆與燕同。而黃魚尾獨總。

稟天地之純陽也。烏魚之朝斗者。稟天地之純陰也。  
嘉靖四十四年。倭賊于三沙受困。遂出海。由大衙  
南行者甚衆。由羊山西行者七十餘艘。蓋欲犯蘄漳  
也。適捕黃魚船數百在洋。協力與戰。賊懼而去。

## 海程

海中行舟以望山爲准使黑夜無星可辨及當晝而霧障則如之何曰老于海道者其所憑在針舵更三者而已蓋火掌視針長年運舵香公計時三者缺一不可必三人專心協力而行其舵牙常與針相對隨風而轉如風不順則以舵向上風推使方不強逐故針經有南風猛而針向寅卯方行者乃謂戢之法耳更也者一日一夜定爲十更以焚香幾枝爲度船在大洋風潮有順逆行使有遲速水程難辨以木片于

船首投海中令人從船首速行至尾視木片一何處以驗風之大小以定此風此潮如何方爲一更必須木片與人行不差而後所爲一更者方准若人行至船尾矣而木片方至船腰則香雖焚至某處尚是半更或流過船腰則斷其爲大半更或舟行如飛其風或逆亦用此法驗船退程多寡而後復進故行幾更船至某山地界皆可以坐而知凡精于其術者其于所過懸山孰爲可泊孰爲不可泊孰爲有蛟龍潭不可以發銃砲而戰孰爲可戰孰爲風信將作孰爲潮

勢急緩嘗水辨味可知舟至其處有無暗礁伏沙皆  
歷歷在其胸中一海外之國來貢者明時皆設市舶  
司領之在廣東者專爲占城暹羅諸處設在福建者  
專爲琉球設在浙江者專爲日本設其來也許帶方  
物官設牙行與民貿易謂之互市是有貢舶卽有互  
市耳占城暹羅琉球等處未嘗寇邊其通貢不待言  
日本狡詐叛服不常故獨限其期爲十年人爲二百  
舟爲二隻後雖寬假其數而十年之期未始改使  
高麗錄云行海舟人以風勢未定尚候其熟蓋海上



以風轉至次日不改者謂之熟不爾至洋中卒然風  
回則茫然不知所向矣又行海當風急時則加野狐  
颿制颿之意以浪來迎舟恐不能勝其勢故加小颿  
于大颿之上使之提挈而行又云海行患三種險曰  
癡風曰黑風曰海動癡風之作連日怒號四方莫辨  
黑風則飄怒晦冥不可復辨海動則徹底沸騰如烈  
火煮湯洋中遇此鮮有免者 海王宅在姑蘇東入  
海五六十程小島之前四面海水粘濁此水清無風  
而浪高數丈夜中望之水上紅光如日方百餘里

莊子秋水篇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司馬云  
尾閭泄海水出外者也尾者在百川之下故稱尾焉  
閭者聚也水聚族之處故稱閭 天中記曰天下之  
強者東海之惡焦焉水灌而不已惡焦者山名也在  
東海南方三萬里海水灌之而卽消莊子疏云沃焦  
在碧海之東一石方圓四萬里厚四萬里海水注之  
無不焦盡故名沃焦 天中記昌國縣海中有砥柱  
山屹立中流望之如人拱立水滙于此旋若沸舟  
行必覆以物殺其勢而後過風雨將作有聲如雷

興堅志台州寧海縣東海中有尾閭與海門馬筋相  
值自高山望之其水湍急陷爲大渦者十餘處舟楫  
不可近舊傳東海泄水處一統志澎湖島在琉球  
國水行五日地近福州泉州興化漳州四郡天氣  
晴明望若烟霧元史水至澎湖漸低近琉球謂之落  
漈漁舟際此回者百一二瀛海覽瀛山牒翰國  
四面濱海僅如洲渚小國也有石門如城闕有八大  
地皆以溜名亦通舟楫餘小溜無慮三千數所謂弱  
水一十是也舟行遇風一失入溜則水弱而沒溺

## 僧兵湖廣土兵

嘉靖中倭寇之亂以僧兵取勝此古來未聞不可以  
不有記也後復以湖廣土兵出奇故併記之嘉靖癸  
丑倭兵入犯蘓淞海濱其兵民禦之敗而走者三十  
七陣矣操汀蔡公克廉募僧兵殄滅之自後我師與  
倭戰多凱旋凱旋自天員一陣始也先是倭寇首陷  
黃陂杭郡守孫公欲預備而無兵與都督萬鹿園  
養僧二百人于昭慶寺三司官以僧爲無能與鹿園  
賭酒于湧金門暗置教師八人促鹿園召高僧一人

與決勝鹿園請孤舟則一僧揚揚而來敎師各持棍  
合擊之孤舟以偏衫却棍一棍爲袖所裹信手奪之  
反擊八人俱仆三司擊節嘆賞孤舟上堂排宴席大  
呼曰公等何仇令人計殺我耶鹿園語之故孤舟乃  
已倭犯杭城三司令僧兵四十人禦之其將爲天真  
天池二人天池乃少林僧于是交兵大破倭奴倭人  
走襲上海太倉蔡公駐節于蘓走金幣至杭聘取僧  
兵杭方戒嚴莫肯與鹿園無以謝蔡公使人請月空  
等十八人原非禦寇四十人之列三司遂聽之鹿園

與月空曰爾之之都院也宜述僧兵衆寡不敵之形  
繳其禮幣而善辭之脫有不允可薦少林僧天員爲  
將見講楞嚴經于天池山中乃將材也月空見蔡公  
辭不獲遂薦天員天員就聘出山乃五月十日也蔡  
公館之于瑞光寺與月空同處天員招選僧四十八  
人擬立將領衆人以月空自杭來乃客也宜讓爲將  
天員曰吾乃真少林僧彼何所長而欲出吾上乎十  
八僧自推入僧願與校技八人慕以拳拳天員天員  
時立露臺八僧自墀下歷階而上天員以拳揮却不

得上八僧走遶殿後持刀從殿門出斫天員天員急  
取殿門長門橫擊之衆刀不得近反爲天員所擊月  
空降氣求免十八僧伏地稱伏蔡大奇之乃令月空  
領杭僧兵十八名天員領蕪僧四十八人協力征剿  
又遣蛇山兵十人與月空合爲一枝密僱皮工造皮  
甲竹工造毛竹甲皮甲在內竹甲在外鐵工造鋼叉  
二十四把鋤鎗二十四把鐵棍十二條取靛青備諸  
身畔各派兵器而演習之六月初十日遣哨六團有  
賊百餘人奮力追擊賊懼而逸止存母子船五隻鑽

木取火燒其三餘二亦爲風浪所粉十一日天員與  
朱指揮議往八團迎賊留提等僧無極于六團下營  
朱指揮先往八團被賊傷殺部兵二十九人時六合  
知縣先被賊殺者亦四十人矣是晚僧兵至八團賊  
聞之卽走天員引兵至一團之翁家港遇敵已申時  
矣天員率諸哨騎爲先鋒月空等排陣于後見賊下  
屋天員心覺其設伏卽衝前堵定不容埋伏賊裹衣  
包爲八扛餌我兵天員令曰有搶財物者斬月空無  
極橫列陣爲長蛇之形韓都司王守備等繼其後相



離約百餘步陣法兩人持長鎗夾一鈎鎗手于其內  
稍退一步鈎鎗之旁長鎗之後鐵棍砍刀相間而列  
弓弩火器左右參錯陣形既定各含龍花一九于口  
賊首趙大王舉扇招賊歸戰諸賊約四十人衣綠排  
爲一字形當先餘六十人衣緋列于左右持兵仰天  
而揖置衣包八扛于地僧兵不爲動天員引騎兵左  
右閃開賊先發矢僧兵亦發矢天員傳令停射交鋒  
無極催陣呼伽藍三聲大賊殺殺長鎗者奮勇前截  
賊舞刀亂砍鈎鎗手隨長鎗而進從隙鈎賊之足箭

于發射鐵棍隨鉤鎗而進擊死鉤倒之棍刀于繼之  
賊一眼欲支長鎗又欲却箭不虞鉤蛇循而至不能  
更顧其足也僧兵以靛青塗面賊見青臉紅布蒙頭  
疑爲神兵斬首四十餘級賊捨死潰圍騎兵開一角  
縱之走匿一屋中僧兵以火攻圍賊穿壁走半陷入  
靛坑中長鎗刺殺之僅二十餘人合守營者共五十  
餘人僧兵攻之急一倭婦出現乃趙大王妻也僧某  
驍勇絕倫持鐵棍踰塹溝擊殺之賊夜奔柘林殺一  
巡檢二弓兵卽如金山天員休兵調養十五日後引

共至金山賊逃往嘉興僧兵追及之湯總兵兵亦至  
相令火攻賊死二十餘人出亡被殺者復二十餘人  
凡翁家港所逃及老營之賊悉殲滅無遺矣計僧所  
傷亡者四人耳今之武藝天下莫不讓少林其次爲  
伏牛伏牛亦學于少林者耳又爲五臺五臺之傳本  
于楊氏女所傳楊家第者是也鄭公若曾聞其事而  
訪天員適與高僧翻閱藏經二年而遍心閱氣足學  
有淵源故臨戎而變化不窮也 湖廣土兵永順爲

上 彭翼南

保其次之其兵天下莫強焉其陣法每司

立二十四旗參頭每旗一人在前其次三人橫列爲第一重又其次五人橫列爲第三重又其次七人橫列爲第四重又其次九人橫列爲第五重若在前者敗則第二重居中者進補兩翼亦然勝負以五重爲限若五重皆敗則餘無望矣全旗一十六人二十四旗共三百八十四人皆精選之兵也其調法初檄所屬照揀選宜慰顧天祭以白牛牛首置几上銀副之下今日多士中敢有死衝者收此銀啖此牛首勇者報名彙而收之更盟誓而食之卽各旗標下十六人是

也其節制甚嚴止許擊刺不許割首違者與退縮者皆斬故所戰必捷人莫敢擾其鋒或憂其性難馴萬一生變何以制之嘗聞二宣慰言曰吾祖宗相傳土地官職遠自隋唐未嘗易姓以奕世守忠義故也若特兵勇謀爲不軌朝廷下片紙令隣人分取吾土朝令而夕亡矣得如今日之富貴乎又嘗聞其門帖云心懸九重跬步敢忘燕關北手提三尺英風長鎮楚天下一又一帖云節愆可以延年何必遙天尋洞府守身便是報國報來平地作神仙此其心之明達蓋可

占矣此二種兵皆以倭倣而見其長所謂盤根錯節  
別利器也隆萬之間四方無事未之講求矣 按朝  
野紀畧云栢林倭合新倭四千餘人突犯嘉興總督  
張經分遣叅將盧鏜等督狼土兵水陸擊之保靖宣  
慰司彭蠡臣與賊遇于石塘灣大戰敗之賊北走平  
望副總兵俞大猷以永順宣慰司官彭翼南兵邀擊  
之賊奔回王江涇保靖兵復急擊其後賊遂大敗共  
擒斬首功一千九百八十有奇溺水及走死者甚衆  
自有倭患來得志未有如此者 考此時又徵田州

瓦氏兵亦精悍有功 按唐太宗討王世充賜少林  
寺剏云王世充叨竊非據敢違天常法師等並能泯  
悟機變早識妙因擒彼兇孽廓茲淨土聞以欣尚不  
可思議今東都危急旦夕殄除並宜勉纓茂功以垂  
令範云蓋當時寺僧之立功者十三人惟曇宗授大  
將軍其不願者賜田四十頃剏至今寶之 白醉璣  
言云少林寺當黃巾之亂衆僧皆懼欲散忽一火頭  
老僧自庵中出曰公等勿憂老僧一棒壓之衆笑其  
妄僧運三尺棍逕入黃巾隊中遭者辟易遂散云僧

歸以其法授衆僧而隱。乃紫那羅佛顯化也。由此少林以武勇聞。唐初王世充之敗。僧與有功而不願官爵。太宗遙授以將軍之號。本朝成化末。千斤劉石和尚作亂。康都督率兵禦之。召紫微山主僧惠通號小力禪不往。請于朝乃就命。康怒。列卒貳百于轅門。見僧入。將奮刃亂砍以快意。僧語其徒曰。康公意不善。吾不可不羅武以入。手運棍躍入。至康帳前。捷如猿猱。無能加以刃者。康乃起延坐。問僧用卒幾何。曰。我率徒四十。直入賊營。不用官兵。止用担夫二百挑米。



僧入告千斤劉曰。汝抗朝命。勞及老僧。今與汝約。各  
以甌裏兵器。醢灰試鬪。身有白點多者爲負。負則任  
汝料理。汝負當面縛以降。賊許諾。兩人鬪至暮而息。  
賊衣污滿。遂請軍門降。詔授通指揮使。餼乃于紫玉  
山。初石佛寺。設巡司以防盜賊。至今給五品祿云。

任環禦倭

嘉靖三十二年倭犯太倉操江蔡公克廉在城中卽  
檄本府同知任環選各縣民兵三百應援任公握符  
崑山見檄卽行移書府中戒其子曰我仗國威討賊  
萬一不支臣死忠子死孝妻死節各處一個是而已  
更周身書名以決一死衆爲感泣公雖敢任而民兵  
不習戰法遇賊一衝無不星散公鐵衣單騎帶月獨  
馳賊疑有伏不之敢逼兵亦稍稍復集與同苦遇  
曠野則教以戰守之法時賊方橫行無人敢格而日

申常接任兵自後公懼失士而先登十懼失公而爭  
進賊怒甚必欲殺之一日追急兵士踞而哀籲賊大  
呼曰吾所欲殺任耳誰是者庖人徐珮應之曰我是  
也執殺則殺賊遂殺珮而去公收珮尸瘞而奠之先  
是珮恐賊覓公以公所乘馬甲冑裝束行野戒左右  
呼爲任爺身當賊衝置公生路當困危迫與公同匿  
溪溝中賊夜過之不知也公臂被流矢墮馬兵衆昇  
之而馳又遇賊水濱掖公過橋斷橋木賊不能及賊  
知公德感人之溪人皆樂于效死弗忍害且憚之每

遇輒大笑曰任拚命又來矣遠而去之民有賊中逃  
歸者述賊疑公屢殺屢存殆天神非人也不可殺其  
後公遂屢敗賊兵事聞轉爲僉事又轉副使焉撫  
林云捐生轉戰數合至使寇稱之爲任拚命者仁兵  
憲環之樹績爲奇徐珮以一庖人而身代任之云又  
庶幾與紀信同傳矣此事正史失載王鳳洲一館  
人事而失徐珮之名予特表而出之 閩書晉江莊  
用賓萬曆己未會狀元名際昌之曾祖以進士任浙  
江僉事罷官時年方三十一嘉靖之季烏倭內訌薄

郡城城門閉門擁不得入哭聲震野用賓分守一門  
請開而納之身與弟用晦募鄉兵三百後先殺賊賊  
大恨剗用賓父塚剖屍去用賓用晦徑走賊壘奪父  
屍出用晦死賊中撫臣以聞久不報用賓亦卒萬曆  
甲申倭寇朝鮮去用賓殺倭時四十餘年子鳳章詣  
闕言狀上方欲風勵有勇以擊倭詔贈用賓太僕  
寺少卿官用晦千百戶予世襲然則當時官不至開  
府一何酌之薄也平壤錄云倭卽日本在拘邪韓  
國之東與牛耳相近或南或東大小百餘國總

之極大者三十六州其人兇狡無信貪誦輕生好殺  
人佩一刀黥面文身頭盡去髮頂上稍留少許此加  
中國人而草履多圓僅蔽足指跟不着地以便跳躍  
長于步戰怯于水鬪精于刀法鳥銃疎于鎗弓其鳥  
銃實銅鑄成利錐研之成孔光潤不用木柄緊緊于  
臂實藥加丸隨發隨至且無聲竹弓長八尺以足踏  
稍立發矢矢以海蘆爲幹鐵鏃濶二寸燕尾重二三  
兩近身乃發無不中者其國西南有鬼國出利鐵而  
人好鬪有白番鬼黑番鬼卽古崑崙奴善鬪忘死倭

之取勝大都以此等人爲前矛

# 大將偏將

昔王晉溪瓊在本兵宸濠之亂談笑自如人始訝之  
晉溪曰茲事吾已料理之矣王伯安有大將材吾置  
之贛州是也未幾而捷疏至人咸稱服愚謂選大將  
者當以晉溪爲法仇咸寧之大父爲百戶時邊外數  
萬騎突至都御史李忠宣知其能使率兵禦之仇毅  
然曰兵不必多憑吾自選五十人足矣忠宣從之仇  
度來兵所必駐之地暗掘地坑令二十人埋伏三十  
人登山瞭望以鏡爲號來兵至此果扎營夜半鏡發



坑卒地雷亦起彼兵自相蹂殺過半質明五十騎歸  
報中軍遣人馳剖首級遂成奇勲可見勝兵不在多  
人遣將亦不必循資格惟存乎知人善任耳愚謂選  
偏將者亦當以李忠宣爲法 黃蘊生曰漢淮南王  
安將反馮憚大將軍衛青與汲黯而茂視丞相弘以  
下大將臣凡七擊匈奴斬捕首功五萬餘級一與單  
于戰收河南地及朔方郡其將兵多至五萬騎少或  
三萬騎未嘗折北而李廣嘗以偏師出塞多不過萬  
騎少或千騎往輒無功間爲敵人所生得其才器

不及青遠甚然司馬遷爲兩人立傳譽廣不啻口出而于青但記其斬首獲生之數至于壁壘行陣料敵出奇之法闕如也及觀青所以謝蘇建者以爲非避勢遠嫌謝絕賓客不<sub>能</sub>回結人主之心則是謹身媚上之人已耳于是併其戰陣方畧俱抑沒之而獨咨嗟嘆息于李廣然卽其實而論之則廣雖有奇氣不過翹關曲踴之材而青能將數十萬衆而不亂則其爲大將之材終不可得而掩也淮陰侯謂高帝陛下不過能將十萬爾朱榮謂兄子兆曰爾不過將三千

多則亂矣 剡溪漫筆云山東趙任少習弓馬有聲  
力弱冠成進士授中書跡弛不羈衣緋馳馬試劍以  
浮躁出爲縣丞縱奪官及倭犯朝鮮糾少年三百  
謁經畧萬丘澤于遼陽時碧蹄新歸請兵一隊破倭  
自効萬公不肯嚮之謂戰守稟自廟堂不敢擅予人  
兵輕許人戰趙拂然辭去送出轅門長嘯一聲三百  
人同時上馬馳若飛電盡豫約諸少年覘萬公用舍  
以嘯爲號也萬公悵然若失追之無及此亦不足當  
偏將之任而顧棄之耶

外國詩文

外國之詩文唐永徽初新羅國女王真德大破百濟  
乃織錦作五言太平頌以獻其詩頗有唐風五代至  
宋末占城國王楊普遣使上表詞亦可觀高麗國則  
本箕子之遺風詩書禮樂歷代不廢設科目以詩賦  
論取士朝鮮詩集傳之中國彬彬如也若日本國乃  
亦頗以詩文著見其得于何教耶宋端拱初日本僧  
齋然等五六人浮海而至獻銅器及本國職貢并年  
代記各一卷不通華言而解隸書有問則書以對其

國有五經書及佛法白居易詩十七卷而中國典籍  
頗多後請詣五臺求印本大藏經許之齋然歸國奉  
表來謝有云傷鱗入夢不忘漢主之恩枯骨合歡猶  
亢魏氏之敵又云望落日而西行十萬頃之波濤難  
盡顧信風而東別數千重之山嶽易過又云金闕曉  
後望堯雲于九禁之中巖扃晴前拜聖燈于五臺之  
上蓮花迴文神筆出于北闕之北貝葉印字佛詔傳  
于東海之東季夏解台州之纜孟秋達本國之郊爰  
逮明春初到舊邑其語皆倣策云所附貢有金銀蔣

繪硯鹿毛筆松烟墨螺鈿書案螺鈿書几等物觀其  
文房器具如此非溪于詩書者不能而宋咸平五年  
海商周世昌遭風飄至日本凡七年得還與其國人  
滕木吉至上皆召見之世昌以其國人倡和詩來上  
詞甚雕刻膚淺然而列朝詩選載日本詩僧五人一  
見于宋學士集三見于沐公滄海遺珠集蓋洪永間  
凡日本僧入貢者多謫謫居滇南故也正德七年日  
本貢船九隻使人千餘分發境清天寧各寺駐宿雖  
責其越例亦以遠人慕化優容之八年六月使回迷

失使頭普福二人在樂清河嵩滕嶺隨卽護解遣回  
普福在途悲感有詩云來遊上國看中原細嚼青松  
咽冷泉慈母在堂年八十孤兒爲客路三千心懷北  
闕浮雲外身在西山返照邊處處朱門花柳巷不知  
何日是歸年 萬曆三十九年海颶飛揚溫州叅將  
沈有容獲異船三隻皆交趾人中有一人名裴福寧  
自稱爲校生通三場舉止迂濶大類老儒押韻吟詩  
有也知上國施仁義生養深恩荷九重之句 湧幢  
小品云嘉靖七年朝鮮人遇風飄至通州被囚于守

禦所訊之乃其國主試官作詩云白浪滔滔上接空  
布帆十幅不禁風此身若葬江魚腹萬里孤臣一夢  
中又云跡殊溺海唐王勃事異投江楚屈平 朝鮮

詩選中有許景樊七歲能詩號女神童兄筠筠皆狀  
元箴進士之妹故以妹氏稱適進士金誠立壬辰金  
死于倭妹守節不二自號蘭雪主人遊仙曲百首今  
存其四瑞風吹破翠霞裙手把天花倚五雲雲外玉  
龍鞭白虎碧城邀取小茅君 又 冰屋珠屏鎖一春落  
花烟雨滿綸巾東皇近日無遊幸閒殺瑤池五色麟



又青苑紅堂閒寂寂鶴眠丹竈夜迢迢仙翁曉起嗅

明月微隔海霞聞洞簫

又

六葉羅裙色曳烟阮郎相

喚上芝田笙歌暫向花間歇便是人間一萬年

又宮

詞二首絳羅袂裡建溪茶侍女封緘結綵花斜插紫

泥書勅字內官分送五侯家

又

綠羅帷幄紫羅茵

香麝霏微暗襲人明日賞花留玉輦地衣簾額一時

新行遊龍山呈吳子魚先生詩曰桃花開後杏花稀

客子來時燕子飛山郭數村芳草合野籬三面亂峯

圍風塵岐路何年盡破帽長裾此計非遙憶故鄉歸

不得白雲春水掩柴扉 平壤錄云萬曆壬辰倭寇  
朝鮮王京宮眷南轅宦屬盡遭魚肉婦人死節者甚  
衆承旨學士趙瑗妾李氏亦死之李善詩美而無子  
自號玉峯主人與許妹氏翰墨交最密今存四詩贈  
郎云柳色江頭五馬嘶半醒半醉下樓時春紅欲瘦  
臨粧鏡試寫纖纖却月眉白適云虛簷殘漏雨纖纖  
枕簟輕寒曉漸添花落後庭春睡美呢喃燕子要開  
簾秋思云翡翠簾疎不蔽風新涼初透碧紗櫺涓涓  
玉露團團月說盡秋情草下蟲七夕云無窮會合豈

秋思不比浮生有別離天上却成朝暮會人間謾作  
一年期 朝鮮孫谷詩不載姓氏毛帥文龍搜得者  
曉行云水關西路聽鷄鳴嶺月初沉曉霧平人響聞  
聞茅店語馬蹄連上板橋聲悠悠漸喜鄉山近瑣瑣  
偏知旅態生更下長陂說徒侶天明須趁及先行  
步虛詞青銅結作婉凌華夜下三洲小玉家聞說紫  
陽宮裏事玉階偷折碧桃花三壇中夜講真經大集  
羣仙列蕊庭惟有老君修別殿手書雲篆送玄冥

笑言

禪僧言良田千頃日食二升廣厦千間夜眠八尺此見道語然吾儒先有之南宋周郎上書曰一體兼金不及百兩一歲美衣不過數襲韓詩外傳載北郭先生妻曰結紉聯騎所安不過容膝食前方丈所甘不過一肉 隋韋世康爲吏部尚書十餘年時稱廉平常有止足志謂子弟曰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滿有疾便辭 從政名言云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棄理背義不知其惡有時而亡 張無垢曰

速不如思便不如當用意不如平心前輩言蒞官處  
有三莫之說事來莫放事去莫追事多莫怕 逐魚  
者濡逐獸者趨佐饗者嘗佐鬪者傷 孤憤觸乳驕  
子詈母 亂女憎繁丐子誚金 果蓏失地不生魚  
龍失水不靈 君子之交燠不增華寒不凋葉 愚  
人多悔不肖自賢 蒼鷹鷂而就鵠鵠鷂慧而入籠  
紫衣賤俗猶化齊風長壽郎懷且移齊俗 天非人  
不因人非天不成 宋舒璘字元質通判宜州常曰  
敝床疏席總是在起櫛風沐雨反爲美景

# 落花生

近時有一種名落花生者其莖葉俱類荳其花亦似  
荳花而色黃枝上不結實其花落地卽結實于泥土  
中亦奇物也實亦似荳莢而稍堅硬炒熟食之作松  
子之味此種皆自閩中來然閩中又有一種花名滴  
滴金者秋開花黃如金色葉落滴地而生陶弼詩九  
秋珠露滴成芽 物理小識云番豆名落花生土露  
子二三月種之一畦不過數子行枝如壅菜虎耳藤  
橫枝取土壓之藤上開花花絲落土成寔冬後掘土

取之殼有紋豆黃白色炒熟甘香似松子味孫愐曰  
降躩番豆也生啖有油亦致下泄 羣芳譜云滴滴  
金一名夏菊一名艾菊一名旋覆花莖青而香葉青  
而長尖而無極高僅二三尺花色金黃千瓣最細凡  
二三層明黃色心乃深黃中有一點微綠巧小如錢  
自六月開至八月苗初生白陳根出旣則遍地生苗  
由花梢露滴入土卽生新根嘗驗其根果無連屬  
酉陽雜俎蒟蒻根大如椀至秋葉滴露隨滴生苗夫  
花落地而成子固已異矣至葉露滴而成芽成苗不

尤異哉又有一種形如香芋蔓生藝者架小棚使蔓  
之花開亦落土中結子如香芋亦名落花生 洞冥  
記地花氣葛此葛于地下生花入地十丈乃得此葛  
其根倒出亦名虎鬚草因名紫鬚葛又烏衣園有  
掌中芥寔如松子取其子置掌中吹之而生一吹長  
一尺至三尺而止然後可移于地中不經掌中吹者  
不生也食之能空中孤立是不躡地亦名躡空草燕  
昭王時有千葉穠穠于空 自生花實落地則生根  
葉一歲百獲一莖滿車此數種比落花之生更爲奇



絕也 又漢武甘露池西有靈池中有浮根菱根出  
水上葉沉波下名青冰菱拾遺記昭帝琳池中有倒  
生菱菱心亂絲一花千葉根浮水實沉泥中名紫菱  
食之不老 羣芳譜云甘露子一名地環或云卽蘂  
荷根形長如聯珠色白味甘而脆葉上露滴地卽滋  
潤是以有甘露之名 錢蔺栖云山中有名栢昔伐  
其根用斧碎斷之如鱗皺然三年後木腐生蘗而不  
盡在木凡霜霰所薄之地一霰一蘗或在地或在葉  
或濺于山阿高下數十丈俱成草矣夫風雨之生于

風襲荷滴滴金之生于露雷輩之生于雷木輩之生于霰然後知風雪露雷皆生物之具也 劉美之續

竹譜云沙摩竹生桂嶺一人止可擎一竿欲種則鋸其苗截二尺許釘入土不踰月而生根葉期年長芽筍不三載而成林此竹似石榴楊柳可挿而活亦生之奇者也 劉挺筆談云竹有三十九種惟慈竹爲上慈竹者發育蕃茂有如慈母故名夏月經雨滴汁下地生蓐似鹿角色白 有一友遊跡半天下言邇海之地有一種桃名落地桃桃花開後花落土中結

實其下至冬遇雪其有桃實處雪融不凝置標其處  
雪晴揭之則桃甚大而甘脆異于常桃

候潮草

守宮樹葉似槐而夜則葉相合。晝則葉開。候潮草。草間有英如榆莢。潮至則開。退則合。夫脩煉之士以月之圓缺。驗氣之盈虛。以潮之長落。察血之盛衰。故入藥鏡曰。天應星。地應潮。不意草木無知而亦有然者。若十洲記云。夢草似蒲。色紅。晝縮入地。夜則出。懷之則夢所思之人。宵明草。夜視如列燭。晝則無光。望舒草。月出則舒。月沒則卷。魏文帝時有合歡草。狀如蒼一株百莖。晝則衆條扶疎。夜則合爲一莖。述異記云。

樵書二編

卷之九

四

荷湖小築

東海有牛魚。形如牛。剝其皮懸之。潮水至則尾起。潮水落則尾伏。西陽雜俎。蛭蚌隨大潮退殼。一退一長。海物有數九者。每九泥百而潮至。異魚圖譜云。物有招潮。遡月而翹。背向不失與潮相招。

羅念庵先生

吉水羅念庵先生諱洪先字達夫嘉靖己丑廷試第一時年二十六官至贊善隆慶初贈光祿少卿謚文恭近人皆言其已仙今方士往往自稱遇之錢牧齋曰達夫没人言其仙去不死數見之燕齊海上蜀人馬生好奇恢怪余過之京口謂余曰念庵先生不遠數千里訪公于虞山得無相失余歸問之果有西江老人衣冠甚偉仗策叩門不告姓名而去考之徐存齋所作誌銘及王公時槐所作傳皆云先生以弘治

甲子生至嘉靖甲子八月十五卒于松原新第年六十一子世光等塋公于赤石潭山原方疾作子世光適赴省試家人問何言答曰兒歸俾語以莫厭窮窮固自好諸生環侍以意示令扶起危坐正巾歛手端默而卒如是則先生考終明明可據胡相傳仙去者紛紛也誌中又言公嘗遊衡嶽僧楚石授公外丹公謝曰吾道自足寧須此友人有以仙學招者作長書拒之今考念庵集中其拒友人書未見而異端論三篇專攻釋教而于道教則勿及夢中贈道士詩曰談

道人多知道少聞來漫向閒人道見說人生百歲閑  
何事紛紛頭白早汞易走兮至難倒倒得汞時成至  
寶紛紛更笑世人癡盡向山中尋藥草除夕云能持  
一息靜還與百年同趺坐云息淡非一氣坐久只單  
趺龍虎山云數息知天度冥心養谷神入山云覆蟠  
生白非初有懸風如輪奈久何次康節觀物吟云寃  
到戌時觀月篇子連申處起天根則于黃老家內養  
之說似曾體而行之傳爲仙去有由哉 念庵先生  
曰近時傳良知之學語知矣而不必良語良知矣而



不必能致往往聞用功語輒生詫訝其弊將多于晚  
宋支離之失又曰陽明先生良知之教本之孟子故  
嘗以入井怵惕孩提愛敬平旦好惡爲証然以三者  
皆其一端發見而未卽復乎全體故言怵惕必以擴  
克繼之言好惡必以長養繼之言愛敬必以達天下  
繼之孟子之意可見先生得孟子之意故不以良知  
爲足而以致知爲功斯言出而陽明之學益顯是知  
念庵先生真得陽明正傳者 朱平涵曰盱江羅近  
溪先生卒于家曾見臺同亨爲工部侍郎攝部事時

吏部郎劉直洲文卿已得羅計數月忽一日曾以直洲爲羅鄉人與語曰貴鄉羅近溪健甚前日來就予談昨又來皆竟日議論風生勝昔其館舍不肯留余未報候子爲予覓之直洲駭愕不便對歸檢家書問僮僕自家來者得其死問甚詳次日以實告曾遍詢皆如之溪以爲異始知仙遊去也 野客叢書天寶初賀知章請爲道士還鄉里詔賜鏡湖剡川一曲旣行帝自製序與詩皇太子百官餞送朝士自李適以下十七人餞別有作青門祖帳冠蓋如雲雖漢二疏

無以加此卒年入十六予觀徐鉉序中謂有彭泐者  
于會稽郡之延壽院泥中得一石乃許鼎所撰通和  
祖先生碑其間載賀監知章得攝生之久不死負笈  
賣藥如韓康伯近于台州上昇徧于人聽元和己亥  
先生遇之此碑正元和中所作相去未遠然觀李白  
憶賀監詩云昔好杯中物今爲松下塵又云人亡餘  
故宅空有荷花生則知章寔死矣正如江南野錄載  
陳陶不死而曹松方干皆有哭陶詩之類虛實難以  
深信如此

百衲琴

萬曆間徽州祝海岳置琴精妙其材以手唐古殿之  
顏梁蓋唐時多以桐樹爲佛殿梁也皆以方寸之厚  
漆綴成之名曰百衲琴到客嘉話錄云蜀王嘗造  
千面琴散在人間王卽南文之子楊秀也李汧公勉  
取桐絲之精者雜綴爲之謂之百衲琴用蠟殼爲灰  
其間三面尤絕異通謂之響泉韻磬絃一上可十年  
不斷乃知百衲之名所由始也

石和志有百  
衲琴見通考

東谷李之彥硯譜云石晉時有李處士能補碎硯百

碎者賫歸旬日卽復舊如新琢成畧無瑕類世莫得  
其法此亦可謂之百衲硯矣 烟雲過眼錄云李公  
路收雷威百衲琴雲和樣內外皆細紋腹內容三指  
內題大宋太平興國六年歲次壬午六月望日殿前  
承旨監杭州瓷司務趙仁濟再補修進入 吳越國  
王百衲雷威琴極薄而輕異物也

西南風雨

大抵東北風發則天雨西南風發則天晴故俗諺有云雲過西水滿溪雲過南水沒潭言東北風也雲過北好晒穀雲過東晒煞老長工言西南風也獨黃梅之時以西南風謂之哭雨風此風急則雨驟至矣又諺云五月南風招大水此南風而得雨乃天氣使之然矣姚叔祥云余每憶長安有西風雨之說比至關中遇雨必驗風所從至大都西風十九也此西風而得雨乃地氣使之然矣方中履曰凡雨以西南東

北爲斷然冬夏不同南北之地亦不同如自楚入豫  
春東北風亦不雨黔多雨滇多西南風其類未可執  
一各自有說 衢州名勝志常山縣石門山石徑僅  
容一人下臨大溪其巔有竅每旦雲出其中東馳則  
雨西則晴此亦西風雨而東風晴異乎常者也

後唐小周后

姚叔祥見只編云余嘗見吾鹽名手張紀臨元人宋  
太宗強幸小周后粉本后戴花冠兩足穿紅襪襪僅  
至半脛耳裸身憑五侍女兩人承腋兩人承股一人  
擁臂後身在空中太宗以身當后后閉目轉頭以手  
拒太宗頰有元人題上云江南剩得李花開也被君  
王強折來怪底金風衝地起禁闌紅紫滿龍堆蓋以  
靖康爲報也又有宋人嘗后圖一婦人裸跣爲數人  
擡擗人皆甲冑帶刀有嚙唇與乳及臂與股者至有



以口衛其足者惟一大將露形近之更一人掣之不  
就又有持足帛履襪相衣相追逐者計十有九人上  
有題云南北驚風汴城吹動吹出鮮花紅董董滾蝶  
攢蜂不珍重棄雪拚香無處着這面孔一綜兒是清  
風鎮的樣子那將軍是報粘罕的孟珙此指宋元滅  
金事也但珙不至穢褻至此曾讀大誥 高帝自身  
歷戎陣以來未嘗污一婦人第納逆漢一妾耳比藍  
玉私元妃主大怒被責悉送出塞外王封涼國公仍  
鑄其過于券其優遇亡國遠出宋元萬萬矣考之正

史未見太宗幸小周后及孟珙亂金汴宮闈之事此  
二圖不知據何野史而作也馬金南唐書云大司徒  
周宗二女皆國色繼爲國后後主繼室小周后乃昭  
惠周后之母弟也昭惠感疾后嘗出入臥內一日立  
帳前昭惠驚曰妹在此耶后幼未識嫌疑以寔告曰  
旣數日矣昭惠惡之返臥不復顧昭惠殂后未勝禮  
服待年宮中後主樂府詞有袂襪下香階手提金縷  
鞋之類多傳于外至納后但成禮而已隨後主歸宋  
太平興國三年後主爲隴西公薨周亦隨薨吟嘯集

所引龍哀江南錄云小周后隨後主歸朝封鄭國夫人例隨命婦入宮每一入輒數日出必大泣罵後主聲聞于外後主多死轉避之此圖之所由作也昔孟珙本傳史氏稱其退則焚香掃地隱几危坐遠貨色絕滋味其于滅金之役必無妄舉也明矣且理宗紹定六年四月崔立降金以太后王氏皇后徒單氏梁王荆王及金主諸妃嬪凡車二十七兩宗室男女五百餘人赴青城蒙古殺二王及族屬而送后妃等于和林在道艱楚萬狀尤甚于徽欽之時其年五月蒙

古圍蔡州孟珙始帥師會之蓋未嘗會破汴京也又姚叔祥云有天興墨淚一書乃托名亡金舊臣志宋元破金之事其記汚辱宮闈事不忍讀蓋必宋人借此吐氣耳金人蓋遷宋宗室男女以行金之亡也元人亦盡遷其宗室男女以行明太祖不犯元之宮闈及明之亡君后且同殉而闈又以敗遁無盡遷男女之慘豈非天道昭昭耶前五代之君強詐取國又必誅滅其子孫殆盡繼而其身之子孫亦受其報宋帝優禮降王刺史又有牽機藥之說蓋降王多以

誕日薨受飲賜酒故也 洪武太祖薨元主嫡孫買的里八剌及次子地保奴俱遣官送歸北千古僅見往闕邸報見

順治皇帝初親政有 旨云明季子孫以某事發覺後各處獲其宗室輒懼慘殺朕方在宥天下何獨朱氏不在涵育之中後凡遇鎮國將軍以上送京安插其餘隨地入籍又各陵皆遣人守護萬曆陵未有守衛特令置又入 崇禎帝之廟而揮淚嘆其有君無臣隨議修崇廟貌并陵墓此豈從來世主可及哉

代草元文字

古來相傳如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試場中往往有神助矣蓼花洲間錄云祥符中蜀中二舉子赴試夜宿張惡子廟風雪夜深席地而寢忽見廟中燈燭如畫嶽瀆貴神相會商作來歲狀元賦以鑄鼎象物爲題諸神皆一韻各刪潤影改既畢朗誦一人私喜謂此爲吾二人發也盡記其賦寫于書帙無一字忘至御試二人分坐東西廊題出果鑄鼎象物賦韻腳盡同東廊者惛然不復記憶前賦趨問西廊亦然遂

各率筆草草完局及唱名狀元乃徐奭既見印賣賦  
與廟中所記者無一字異也 錢萼栖猶園所記云  
萬曆初年毛鳳起爲茂才其父每晨入酒仙祠炷香  
默祝曰祐兒成名重新此廟辛卯鳳起應薦得才難  
一節題原本生疎憐然若睡恍惚有青衣少年連呼  
日起起吾奉太上真命爲卿代草文字今年作解頭  
誦聲如流鳳起寫畢遂絕聲響不敢增損一字榜發  
果領解頭然而往時固平平文人也其年溫陵李學  
士主文柄稱賞再三目爲神助鹿鳴宴畢命續所補

黃金花賜之于是監臨提調諸公競割以遺解頭傳  
爲盛事云予嘗謂天子功名特達之人付之以錦繡  
心腸足矣何爲臨時處辦而勞于代筆乎予邑庚午  
解元曹木上振龍于是年之元日其師陸夢鶴鳴勳  
夢已爲解元而題爲博厚則高明偕木上同課此題  
夢鶴文先成木上讚不置口曰已得驪珠矣弟子不  
必作若塲中只用先生此文而先生另作可也聞中  
次題果然夢鶴果另作木上遂爲解首若木上之才  
學自足取元而天必假之手者以示功名之有定分



也此事較前二事更爲自然巧幻

洪武初待元紳士

洪武開國之初所以待元紳士者極其優厚獎其忠義而抑其頑鈍無耻者皇明盛事云元楊維禎爲浙江儒學提舉明初召修史年七十六而卒沈夢麟爲武康尹入明五司浙閩文衡一考會試年九十三卒滕克恭爲翰林學士入明一主河南鄉試年一百餘歲而卒皆不肯屈節以仕者德最著云爲元臣而元亡以後不肯仕明而猶召之修史典文衡則其于元臣也優之至矣乃亦有二事焉按閩書洪武三年庚

戊首開鄉試閩縣陳信元進士以淮安學中式林文壽元進士以長樂學再中則是元進士明初不入于進士之列也莆田林泰元閩縣知縣復中建文己卯舉人則是元時縉紳明時與諸生等而仍得入試閩中也姚叔祥云有瓊州縉紳謂余曰丘文莊公大父醫訓富而好行其德時元之宗裔及大臣顯宦率安置瓊州一日忽有詔悉以謀叛誅之雖髻髻不免醫訓公悉收而葬之城西夜夢神人謂之曰掩骼之仁格于上帝第汝老子幼貴汝孫矣比讀何叔丘遺書

叢冢記云瓊州之城西五十里許一水之上有叢冢  
數處今禮部尚書丘公仲深之祖資政府君取元末  
國初以來死于兵刑者之遺骸皆焚而瘞之于此也  
洪武之初天下既定以中原士民有背中國而隨之  
北者既誅其身放其子孫于瓊又有北部西蕃種族  
仕元爲顯官既已降附慮其懷二心亦遷于此未幾  
有上章造言遷人謀爲亂者乃遣都督陳方亮往圖  
之亮至集遷人于郡城之北悉坑之非 高帝之意  
也此蓋奉行之過矣若九靈山人戴良于洪武十五

年召至京欲官之久而自裁諸暨王冕值大兵攻城  
昇至軍前直言而死此又忠義者之果于自決非爲  
上者之不優容也 七修類藁云陳遇字中行居金  
陵元時江東明道院山長教授溫州 太祖渡江御  
史秦元薦之致書徵至與語大悅俾典戎務客以機  
密授供奉不受後又拜學士中書左丞弘文館大學  
士太常卿禮部尚書皆辭又賜金銀段疋等物亦不  
受 高廟三幸其第引入內賜坐晏澡浴病則賜醫  
沒年七十二 上再三哀悼賜以棺帛當時在廷以

爲公卿無此寵遇 玉堂漫筆云 太祖命以官告  
辭上嘉獎連稱君子數諭之曰卿卽老不飲仕有子  
令帶刀侍衛亦叩首以子幼辭 泳化篇云秦裕伯  
字景容大名人從父仕元都就學冒監登第累官至  
福建行省郎中會亂遂棄官寓揚避地松江之海上  
張士誠遣人邀之不至吳元年 太祖定松江起之  
裕伯對使者曰受元祿二十餘年棄之不忠也母喪  
未終忘哀而出不孝也乃上書中書省固辭洪武元  
年復起之稱病不出 上手書諭曰海濱之民好閭

裕伯智謀之士而居此苟堅守不起恐有後悔後裕  
伯拜書入朝命爲侍讀學士二年改侍制後出知隴  
州莫知所終 野記云秦從龍字元之洛陽人爲元  
江南行臺侍御史避亂居鎮江王師至金陵命徐達  
湯和徇鎮江 上謂徐曰入城爲訪秦元之致予欲  
見意旣而得之馳以報 上令某王以金幣聘從龍  
與妻偕來上至龍灣迎候時上居富民陳家因與陳  
同處旦夕共謀畫深見采納旣而上居元御史臺徙  
從龍居西門外謨議益密稱先生而不名每以漆版

書訊問答人不得知也乙巳歲求還鎮江上餞之郊  
外握手爲別既卒上適督軍江上遂幸其家哭之慟  
命營墓厚賻其家 湧幢小品明 太祖于福壽不  
但廟祀旌表且官其子陳龔爲德州同知坐事當以  
忠臣子赦之擢太僕少卿改兩浙運使坐胡黨付獄  
赦居雲南勅西平侯善遇之 纂要云蔡手英永寧  
人元季進士累至顯官元軍敗單騎走匿中入南山  
有司以形求得之械送京師 帝釋之命授以官退  
而上書言終身不二意 上重之命館于儀曹忽二



樵書二編

卷之九

秉

夜大哭不止人間故曰恩舊主耳知其志不可奪送  
之出塞

忠義之後昌大

李祁字一初蘭陵人元統元年進士應奉翰林文字  
遷江浙副提舉解職歸隱洪武初力辭徵辟一初爲  
左榜進士第二人其右榜第二則余闕廷心也嘗爲  
廷心序青陽集自以不得乘一障效死如廷心爲恨  
因兵入永新一初被傷儒衣冠僵仆道左總制新安  
余茂遣人舁歸辟正舍禮之歿而刻其遺文少師文  
正公東陽乃一初五世諸孫也楊士奇志贊善徐公  
墓銘云徐公善述字好古天台人永樂甲申春詔簡

東宮官屬時詹事春坊司經其長貳以廷臣兼之次簡六科中書及太學郡縣學官陞而用之自太學陞者兩人而好古時爲博士陞左司直郎後十年陞左贊善清介端重 仁廟以師禮待詩文皆爲改定及卒親爲文祭之徐氏世家天台宋之亡其幼主趨慶元南奔元兵追之徐氏有爲進義副尉者率鄉兵扼關領之險元兵不能度宋主得浮海去元兵旣入天台徐氏無少長皆被害獨一媼負所乳兒脫走得全卽好古高祖也自高祖至其父皆業儒由二事觀之

則忠義之人豈不克昌厥後乎 玉海云中元元年

拜鮑昱司隸校尉詔昱詣尚書使封胡降檄光武使

小黃門問昱有所怪否對曰臣聞故事通官文書不

著姓又當司徒露布怪司隸下書而著姓也帝曰吾

欲天下知忠臣之子孫復爲司隸耳

鮑宣子永

後

漢書廉范字叔度趙將廉頗之後也受業事博士薛

漢會漢坐楚王事誅故人門生莫敢視范獨往收歛

之吏以聞顯宗大怒召入詰責曰薛漢與楚王同謀

交亂天下范公府椽不與朝廷同心而反收歛罪人

何也范叩頭曰臣無狀愚戇以爲漢等皆已伏誅不勝師資之情罪當萬坐帝怒稍解問曰卿廉頗後耶與右將軍裒大司馬丹有親屬乎范對曰裒臣之曾祖丹臣之祖也帝曰怪卿志膽敢爾因賞之由是顯名

廉裒成哀間爲右將軍廉丹王莽時爲大司馬庸部牧

張隨字子貞山西

芮城人永樂丁酉解元授戶部主事極清苦宣廟微行至其家見其躬汲水內子舂米甚嘉嘆後坐法上曰此清主事也勿問改工部以疾歸三十餘年茅屋村居不異寒士或曰張巡之後張巡芮城人有墓

在焉有東張南張二村史以巡爲南陽人蓋自芮而  
遷者死節後土人憐之具衣冠以塋 夢溪筆談云

唐韓偓爲詩極清麗有手寫詩百餘篇在其四世孫  
奕處慶曆中詣闕獻之以忠臣之後得司士叅軍終  
于殿中丞 一統志趙師旦知康州儂智高來薄城  
師旦且開門迎戰殺賊二驍將及數十人明日賊大  
至遂戰死先是師旦藏其妻于山谷溪處一子始生  
棄道上草中賊去後凡三日呱呱尚生人謂忠義之  
感 朱平涵云陳宜中以宋朝狀元宰相國亡逃于

占城而其弟自中守分水關戰敗不屈死何不令此人及第而歸其兄耶然逃亦勝于降也自中有子萍兼文武官大司徒天亦有以報之矣孫達司經正字辭官復召爲翰林學士不起國初被薦亦不應及病却藥弗御而卒蓋亦賢者也 曹能始云宋將劉光

世之齋曰濠者世居青田仕宋翰林掌書元初林融起兵興復戰敗而死朝廷遣使至境糾察餘黨鄉豪挾仇投籍逮無辜至萬餘人濠適往謁閱籍歸會大雪因具酒肉邀朝使飲晏至夜沉醉翼臥小樓探袖

取籍錄其渠魁二百人懷之遂縱火樓下朝使脫走  
乃出懷中二百人名授之朝使馳復命只戮二百人  
存活以萬計濛曾孫卽誠意伯文成公基也 宋末  
國子學正周泰臨安人元兵至糾衆抗之不克而志  
益奮名其子曰思岳思李思文謂武穆忠節信國也  
後徙無錫五世孫曰廣濟號月窓子數號煦庵工醫  
嘗曰病不能死生藥不能生死皆以壽考終孫卽禮  
書文恪公子義曾孫炳謨今官宮僚皆學正公之報  
也 袁柳庄之父號菊村其先有袁天與者以進士



死德祐之難全家俱覆凡十七人僅一孤獲免又百  
餘年而有柳庄云 丁鶴年贈相者姜奉先詩云德  
祐忠臣好孫子爛爛目光嚴電紫蓋奉先乃宋忠臣  
姜才之孫云

金陀粹編

岳鄂王第三子名霖其子爲所河著金陀粹編及續編所以辨之者極其精詳然有數事與近日所傳鄂王之事多不合如他書所載其背涅有盡忠報國四字中丞何鑄初亦劾武穆及鞠時飛裂裳以背示鑄見盡忠報國四字深入膚理遂明其無辜而編中無有也第二云刺繡爲袍有誓作中興臣必殄金賊主之文又御賜札于旗曰精忠飛令行師必建之如是而已若此涅身四字果有之寧不誌之乎 編中稱布

衣劉允升上疏訟鄂王之冤下棘寺以死今肖其像于朔忠祠中而續編乃不見允升之疏又有南創布衣范澄之上皇帝之書其書亦擬摹豈允升上書而澄之又上此書耶此書既上澄之作何處分耶 滿江紅詞一闕送張紫巖五言律詩一首編中亦不載岳霖與珂父子搜訪至六七十年方始成書豈有遺逸如此者而趙寬記畧曰武穆王送張紫巖北伐詩及所製滿江紅詞皆王手書也云手書則又確矣但不知出于何年得于何人之手耳紫巖卽張魏公號

云 今臬司卽王之宅司治之左建有王之忠佑廟  
王卒時有女尚幼抱銀甌赴井死附祭于此俗稱銀  
甌娘子廟井在廟東北有西蜀劉公瑞爲之銘曰天  
柱絕日爲月禍忠烈奸險孽娥痛父冤冤莫雪赴井  
抱甌泉化血血如霓憤如錢曹江之娥符爾節噫嘻  
井可竭名不可滅考此編孝宗初追復原官以禮改  
葬訪求其後與錄用子孫祿祿以上皆官之女少者  
候嫁則官其夫武穆有女安娘女夫高祚補承信郎  
岳雲女大娘岳雷女三娘三娘候出嫁日夫各與補

進武校尉則銀瓶小姐殉孝而死寧不經御旨追贈而編中曾不一及之耶 秦檜之欲殺武穆也万俟卨與武穆有怨遷爲諫議大夫附檜意劾武穆淮西被誥而飛因稽巖詔至舒蘄而還必謂飛偏見欲棄山陽章凡再上中丞羅汝楫劾武穆亦此二意反覆論之章凡六上此檜之真鷹犬也後張俊令王俊告訐岳雲張憲謀還飛兵柄引武穆質對云其書已焚實無佐證或告卨曰淮西之事使如臺訐則固可罪也卨以白檜十二月十八日始劄下寺命以此誥武

穆而武穆實無逗留之迹乃雜定之以附會其獄而  
以十二月二十九日冤死則是鹵與汝楫附會黨惡  
之罪大矣而鹵後以取相位汝楫竟三子羅頌羅願  
羅頌皆以蔭補官豈非賞其贊成殺武穆之功耶然  
羅頌知郢州卒于官羅願知鄂州不敢入武穆之廟  
一日自念吾政善姑往祀之再拜遽卒于像前願之  
德政及民又妙著作實幹蠱之子而報應彰顯如是  
崇禎年間新安呈坎羅氏族中往往有文學高才而  
未得科第延道術清高者設醮告于上帝而道士伏

章後宣上帝之言曰爾羅氏之先附殺岳武穆安望其子孫之科第耶于是諸人又再醮請曰以言于汝楫之親枝則可已同族而非其一脉所衍安得旁及耶隔一年而羅公烱果以癸酉甲戌聯捷噫亦異矣然余考汝楫四子其三子皆以蔭補羅頌知郢州羅頤知鄂州羅頤朝散大夫皆有學有行長子頤反無蔭官應先物故耳頤子阜臣奉直大夫阜臣子棟知瑞州有善政頤子永臣昭慶僉幕睦臣承直郎南康軍錄事叅軍永臣子梓江州察榷以廉稱又兄頤子

北臣登第有文名任安慶教諭源孫鼎知海鹽縣士  
庶爲立生祠後倖隆興則汝楫之子若孫在當時固  
已奕代簪纓矣豈上蒼亦必久而論定迄今乃欲錮  
其子姓彼万侯氏又當何如耶秦檜妻妒悍嘗嬖一  
妾有娠妻不容逐投莆田林氏及長曰林一飛檜旣  
取王氏之兄曰王喚之子而子之曰秦熈者是也檜  
客曹泳獻計于檜欲取一飛歸爲己子故泳稱爲說  
客在十客之數然其事未果而檜卒其黨又欲爲料  
理王氏自陳云妾有幾子林非是林遂貶某地史又



載林一飛檜死爲檜子煊偕其黨經營襲相位甚力  
余按秦檜于武穆死後尚改岳州爲純州岳陽軍爲  
華陽軍以其與武穆同姓也設林一飛而果其子檜  
亦誅其與武穆同名而不顧之歸矣 正德八年都  
指揮李隆範銅爲檜及檜妻王氏万侯崗反接跪墓  
前嘉靖中兵使者范涑增張俊像撫臣王汝訓沉張  
俊王氏兩像于湖移秦万二像跪祠前然後人仍鑄  
張王之像而跪之倪鴻寶先生有云岳武穆之廟泥  
塑岳王金鑄檜崗人之欲不朽檜崗甚于彼不朽岳

王也此卽詩人懲創人之佚志之意而語亦奇丹陽  
有陳少陽先生祠祀太學陳東也鐵鑄汪伯彥黃潛  
善赤體跪庭下長可三四尺泥苔滅膝推不可動嘉  
靖戊戌南安鄭普以無錫令入爲南戶部舟泊祠下  
登堂瞻拜守祠者出紙筆求聯句普題云一片忠肝  
千古綱常可托荒庭屈膝平生富貴何爲二像應筆  
而仆頭抵階石石爲斷時張黃門選黃二守希雍在  
焉咸駭異之孰謂鐵像遂不知耻辱哉 錢公希言  
作剪頭仙人傳云陝西延安府葭州溪山中有剪頭

仙人日止飲淨水三甕間用法水療疾其水止取一  
滴入淨甕確中携歸而確盈煮服之疾愈延綏開府  
鄭汝璧榆關大帥李如樟敦請至榆林城時萬曆甲  
辰冬十月邊地且凍見其人氣如蒸面有微汗貌五  
十六七歲許髮皆鬢黑髻起見中丞元戎抗手長揖  
便跣趺坐地叩其胸中古今事無不曉暢偶論宋史  
及咸陽寃死岳家父子事仙人輒大慟淚下如雨明  
日復語及又慟如初日夜惟供水三甕他無所須軍  
民求法水者甚衆俄水不給以紅棗代之開府大帥

各送藥二石置于閣下乃召病者登閣取藥仙人出  
窺于袖中其下入筐之內空無有矣私質其姓名年  
紀默然不應已而強應曰姓周晝夜百餘人環衛忽  
夕逸去不知所之數日後撫帥兩府內各見空中墜  
下名刺一束中有周三畏拜謝五大字餘並空紙考  
之通鑑則中丞何鑄大理卿周三畏先勘武穆爲自  
其寃而檜乃改命万侯禹等羅織之也應以此時棄  
官入山而得道耳乃金陀編額天辨誣錄叙中止云  
何鑄大理卿薛仁輔以不願推鞠而罷大理丞李若

樸何彥猷以辨其非辜而罷宗正士僂以百口保任  
而幽之閩最後劉允升以布衣叩關而坐極典矣亦  
竟遺周三畏之名與事又虞公集題武穆墨蹟云武  
寧湯盤藏其无世文林君軍中文書岳武穆于紹興  
元年所著也盤言武穆之死文林上書論列遂併受  
害文丞相嘗題其家之堂曰忠節遺墨故在然而此  
文林君之名與字兩編俱不載則兩編之所遺亦多  
矣 湧幢小品又載武穆王之遺事二則云安陸州  
故有岳武穆廟爲十八景之一後升州爲承天府祠

遂潭廢萬曆中守構杜正茂剝于城西闢土下有積  
石取爲周垣之用得一石碑光澤可鑑中有人影甚  
多其一奇偉豐腴簇擁而過經日衆歎呼以爲武穆  
露形也入夜役卒見一偉丈夫躍出騎白馬冉冉乘  
雲而上從者數百遙見天門開一人袞冠迓之而入  
比明碑上題一詩云北伐隨真主南征拜上公黃龍  
已盡辭長侍大明宮俄震雷大雨洗去一土錄之示  
余于南雍味之則武穆已轉世爲英國酬此願矣客  
有言英國面白而肥與魏國徐鵬舉相類徐之生夢

武穆到家云我爲岳某當受汝家供養則武穆于此  
蓋再轉世矣杭州皋亭山故元伯顏取宋屯兵之處  
村中一蒙師唐姓者年八十餘自言其家住此亦六  
世矣大王父猶及見宋末事方伯顏兵至下屯其父  
月明忽大風雷震電見四山旌旗閃爍皆作精忠字  
而伯顏曰此岳公護本國現靈也亟致祭祝之曰王  
繫心本朝此是大忠大義若旦日宋以三千人來戰  
卽歛兵北歸如只竭力謀和亦不能捨囊中物而爲  
口舌所動也祭訖風雷皆止明日天宇皎潔宋無一

兵且納欽伯顏入城又親詣王廟致祭宋遂以亡觀  
此則王之靈爽耿耿長存天地間其在當時而汝楫  
之子猝死廟中在今時而汝楫之裔孫絕其科第豈  
不信哉又他書所錄秦檜既殺岳氏父子其子孫皆  
徙重湖閩嶺日贈米錢以活其命紹興間有知漳州  
者建言叛逆之後不應留乞絕其所給使盡殘年秦  
得其牘令札付岳氏而已士大夫爲官爵所動用心  
至是可謂徇錡不食其餘不欲顯言其姓名以爲籍  
紳之戒 徐愚山懸榻篇云鄆城有岳武穆廟甚壯



麗崇禎中金陵秦生某故檜齋流寓近鄉教授已十  
餘載矣一日入城過廟感而肅拜俯首至地雙睛忽  
自墮出若爲人所刮者不勝楚痛而返遂以瞽廢邑  
城張生目擊其異爲余述之羅汝楫之子去王死未  
遠忠憤方鬱殛之也宜秦生後王已數百年又其餘  
支遠裔而意外之譴乃至不可測權奸之餘毒流及  
數百年後之子孫是可畏也 龐元英談藪建寧監  
作院鄭江三衢吏也以棘寺推司得官嘗云岳鵬舉  
初入獄欲坐以得督視所劄子令策應而三日不行

爲違節制當行軍法何伯壽承奏命治之謂岳曰相  
公但放心若相誤令某子孫無眼岳乃署竟坐死何  
竟得執政旣而其家生子果皆青盲 說圖識餘正

統十四年八月徐武功行縣至湯陰鄂王故里公因  
設祭俄有大鳥若隼自空下至冢上舍人邵海引弓  
射之矢至而舉公覺其異麾止之少頃復下終享乃  
凌風皆以爲神云後公上疏得請建祠自記此事碑  
陰 江西通志華元龍字震甫高安人嘉泰初進士  
授湘陰簿時万侯崗之孫與岳武穆家爭田久而不

平元龍擬云岳武穆一代忠臣万侯爵助檢閱賊雖籍其家不足以謝天下安敢與岳氏爭田田歸于岳時論遽之王文祿述畧錢寧死後竟到崔駙馬家作聲曰謀反非罪罪在許宸濠晏駕迎立雖然數也前秦檜欲殺岳飛不合助言冥司問七次凌遲今三世矣問汝是宋何人不肯言後召天壇道士遣去道士云天律尤重主使續耳談秦檜墓在江寧鎮歲久榛蕪成化乙巳秋八月爲盜所發貨貝以鉅萬計盜被執而法司未減其罪惡檜也

越王山

予家相去數里有山曰越王城山其山中卑四高城堞基址尚存邑誌云吳伐越次查浦勾踐保此拒吳名越王城又名越王臺又去予家三十里山陰縣地方有山曰越王崢亦相傳爲勾踐避吳之地大抵此兩處山皆止一徑可上而又最陡峻故可保守按福建廣東越王名山者甚多未必皆勾踐之遺也福州府城內有越王山閩越王無諸舊城處也浦城縣有越王山上有越王臺漢越王餘慶之堠臺也永福縣

有越王山相傳越王無諸嘗遊此山沙縣有山俗呼  
越王寨山山頂有越王基延平府城北百丈山上有  
越王臺建寧府大潭山舊志越王無諸築城山上以  
拒漢史稱吳王六千戶屯大潭城此地也興化府莆田  
縣越王峰在故縣東南山巔築臺十餘層礎石儼  
然名越王臺漢書東越王更徙南行去泉山五百里  
居大澤中今所歷地多有遺跡意此臺是也又蛇灣  
城在仙遊縣折桂里俗號爲越王城邵武府城西有  
越王臺爲越王遊獵之所嘗有牧童于土中得瓦有

羅紋雁翅之狀叩之鏗然如金石聲宋黃希旦詩荒  
臺枕古丘伊昔越王遊輦路今何在淒涼草木秋建  
寧縣北有百丈嶺亦有越王臺越王無諸嘗獵于此  
泰寧縣有越王塚高踰十丈相傳觸之則有風雨之  
異廣東廣州府府城內稍北有越秀山上有越王臺  
越王井乃趙佗因山爲之府城北又有越王臺宋楊  
萬里詩榕樹稍頭訪古臺下看碧海一瓊杯吳王歌  
舞春風地今日春風獨自來韶州府有越王山在府  
城北六里俗呼白虎山南越王劉鋹之墓在焉大抵

福建多是閩越遊處之地而廣東則有趙佗遊處之地耳若四川涪州長寧縣有越王山相傳因有越王墓而名其墓高廣各數丈以花磚砌之古松合抱未知越王何人也或云唐太宗子越王貞爲綿州刺史卒葬此山江西奉新縣西五十里有越王城相傳勾踐伐楚屯兵其地又安南又安府東岸縣有越王城又名螺城以其屈曲如螺漢時安陽王所築安陽王舊都越地故又名越王城城中宮址尚存又石頭城內有越王城越王臺斯則吳地矣何以亦有越臺哉

相傳越女嫁江南國主爲妃以其地卑濕運越土築  
此臺以居焉周紫芝邦彥越臺曲云玉顏如花越王  
女自小嬌癡不肯舞嫁作江南國主妃日日思歸淚  
如雨江南江北梅子黃潮頭夜漲秦淮江江邊雨多  
地卑濕旋築高臺勾曉粧千艘命載越中土喜見越  
人仍越語人生腳踏鄉土難無復歸心越中去高臺  
何易傾曲池亦復平越姬一去向千載不見此臺空  
有名要之此說亦齊東之言也越既併吳遂移都于  
吳此昔賢以爲范蠡之所營而名越城其中有臺遂



名越臺斯爲可信耳 杜甫越王樓詩云綿州二府  
何磊落顯慶年中越王作孤城西北起高樓碧瓦朱  
甍照城廓 江西泰和縣有越王臺相傳越公楊素  
築故名 名勝志云湖廣雲夢縣有越王臺相傳楚  
昭王姬乃越王勾踐女女思鄉築之以望越王 福  
州南臺山崇阜屹立俯瞰大江臺上可坐千餘人舊  
記漢越王餘善于此釣得白龍以爲瑞于所坐處築  
爲壇名釣龍臺後人呼爲越王臺 長樂縣東北有  
越王山閭中記云越王勾踐七世孫無疆與楚戰不

利子弟散居南海上此其一也 南越志云綏安縣

今漳浦縣北有連山昔越王建德伐木爲船其大于丈以

童男女三千人舉之旣而人船俱墜于潭時聞附船有唱喚督進之聲往往有青牛馳而與船俱見一名

越王潭 齊書盧愿爲晉安太守海邊有越王石嘗

隱蔽雲霧相傳清廉太守乃得見愿往觀則清徹無

隱蔽 廣西平樂府修仁縣有越王山 全州湘水

之南五十里有越王城卽水經注所云越城嶠也後

漢建安十六年吳交州刺史賴恭自廣信合兵出零

陵憇于越城以却步隲者 建寧府伏獅巖相傳越王嘗遊其地下有越王潭

越王魚大如小兒臂長四五寸有腹無口目有足三十如笄簪之形臨海土物志越王魚形似蠟殼赤尾如人爪形出惠州 北戶錄云嚴州產越王竹根於石上狀若荻枝高尺餘土人用代酒籌次有沙筋產于海島間其心若骨可爲算筭凡欲採者須輕步從之不爾聞人行聲則縮入沙中不可取異苑云晉安有越王餘算越王將渡南海將黑角白骨算籌棄于

水中而生海藥其味鹹溫主治水 浮氣結聚宿滯

不消腹中虛鳴 交州志云鰲鰒 即越王為水鳥也

出九真交趾大如孔雀喙長尺餘 黃白黑色光瑩如

漆南人以爲飲器羅山疏云越王鳥狀如烏鵲足長

口勾末如冠受二升許爲酒器極堅緻不踐地不飲

江湖不啜百草不食魚惟啖木葉糞似薰陸香可入

樂用 北戶錄云歸化縣有兩頭蛇一名越王約髮

言是越王弩弦所化 柳樹葉如枰欄高六七丈無

枝條其實大如寒瓜外有麤皮次有殼圓而且堅剖

之有白膚厚半寸味似胡桃而極肥美有漿飲之得  
醉俗謂之越王頭云昔林邑王與越王有怨遣俠客  
刺得其首懸之于樹俄化爲椰子林邑王憤之命剖  
以爲飲器南人至今效之當刺時越王大醉故其漿  
猶如酒云

貢櫻桃

邑誌蘓琳山東蒙陰人由進士御史正統八年出爲  
蕭山令邑產櫻桃歲入貢比年遣中官摘取餽遺需  
索甚煩名曰索扛銀公抗不與中官故不時採之使  
易壞欲以罪公公往詰之中官詞屈怒以手格公公  
不讓肘之下水中官乃不採入朝奏之遣校尉謁公  
至京問曰爾知縣何爲手格吾內官對曰朝廷以口  
腹之欲殘害百姓內官以朝廷威勢打臣臣是朝廷  
臣子內官是朝廷奴僕奴僕打臣子甚壞朝廷體面

臣不得不反之耳上乃嘆曰此山東人過直發打五  
棍放回做官公曰臣甘受責但使櫻桃復貢蕭民死  
過半矣自後免貢嘗讀寧國府誌有王完奏免貢梨  
疏云查得按屬宣城縣每歲貢梨四十斤進太廟薦  
新又用四千五百斤解赴禮部轉內府分賜嘗考之  
會典止開南京供薦未有進北京之文聖祖定鼎金  
陵每歲僅擬四十斤不欲多取一時如直隸河間并  
山東等處有脆白等梨香美甲天下而不以紀貢  
者以地遠民勞而無益耳厥後都冀北于河間等

處最近亦猶宣城之于金陵矣又何舍近圖遠責貢  
於宣城之雪梨乎貢此梨者每二十斤計五簍一簍  
之費雖百錢未了也僱船七隻支銀一百二十六兩  
官一員部給盤纏三十兩園戶四名盤纏百倍于官  
較其梨價纔十分之一耳幸而抵京則內官生事需  
索解戶往往死于獄中伏乞永爲蠲除予初以爲櫻  
桃紅熟經一二日卽糜爛不堪安能解至數千里之  
外及閱王完之疏乃知當時亦因建都應天而有此  
貢其後北平因之則民之受害甚矣唐開元時何益



爲益昌令焚征茶詔書觀察使聞而賢之釋不治遐

哉古之直臣乎續博物志漢孝和時南海獻龍眼

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謝承書曰唐雉字伯游上

書諫以龍眼荔枝及生鮮獻之驛馬晝夜轉送至有

死者二物升殿未必延年益壽帝從之西湖志餘

云韓邦奇字汝節朝邑人正德末爲浙江按察僉事

廉勁自持時鎮守太監王堂怙勢害人如茶筍鱗魚

種種勒辦民不聊生汝節裁抑堂遂以沮遏進貢誣

之詔錦衣校治百姓感泣哀動城市汝節爲詩云非

才尸位聖恩深士庶何勞淚滿襟明主昌言神禹度  
斯民直道葛天心還看匣有平津劍更喜囊無暮夜  
金惆悵此時不忍去且維輕舸越江潯 燕翼貽謀  
錄云承平時溫州廣州鼎州皆貢柑子上方多不過  
千少或百數其後州郡包苴權要負擔者絡繹又以  
易腐多其數以備揀擇重爲人害天聖六年四月詔  
三州不得以貢餘爲名餽遺近臣犯者有罰然終不  
能禁也今惟溫有歲貢歲饋鼎廣不復有之矣上不  
能自節口腹之欲免煩百姓而區區禁其貢餘之饋

則不本之務而務其末矣

不對策不書史

癸辛雜識云金人天會中皇子耶君破真定拘境內  
進士試場褚承亮字茂先宣和中已擢第至此匿  
不出軍中知其才遂押赴安國寺對策策問大抵以  
徽宗無道欽宗失信爲問舉人承風旨極行詆毀茂  
先詣主文劉侍中云言君父之過豈臣子所宜耶卽  
揖而出劉爲變色後數日復召茂先問願附榜乎茂  
先堅不從是時所考者七十二人遂自號七十二賢  
榜狀元許必仕至郎中官一日出左掖門墮馬適觸

石砌遇碎首而死餘無一顯者主文多茂先之誦薦  
知藁城縣漫應之卽棄去後年七十餘謚爲玄真先  
生金史傳之隱逸劉侍中名胥產遼咸雍中狀元怨  
宋人海上之盟故發此問此元遺山續纂堅志所載  
名賢錄云處州鄭陶孫與兄滌孫皆舉宋季進士  
至元間陶孫徵至闕奏對稱旨授翰林國史院編修  
官纂修國史至德祐末年事陶孫曰臣實事宋宋是  
年亡義不忍書書之非義矣終不書世祖嘉之歷陞  
應奉翰林文字後出爲江西儒學提舉隆福宮以其

前朝進士乃製衣親賜人以爲異遇焉夫承亮業已  
赴金人策問之場矣陶孫業已承金人修史之役矣  
心有不忍遂明以告人兩人者真所謂不欺幽隱者  
乎然承亮揖出主文尚欲其附榜陶孫不書元祖反  
爲之嘉陞此又見天良之無人不具也宋史劉宰  
爲真州司法有詔至非僞學不讀周程書才得考試  
宰喟然曰平生所學謂何首可斷此狀不可得晦庵  
答王直卿書云誤舉僞學人許令首正又書舉狀說  
不係僞學鄭明州欲薦潘恭叔恭叔對以必于章中

刊此語去然後敢受鄭亦從之 尹和靖惇少師程  
願嘗應舉見發策有誅元祐諸臣議惇嘆曰噫尚可  
以干祿乎哉遂不對而出 張世南遊宦紀聞云南  
溪柴先生中行字與之以國學上舍登紹熙庚戌甲  
科事寧考爲秘書監初任臨川推官戊午秋大比漕  
司前期取脚色必欲書委不是僞學五字公得文移  
卽具申云自幼習易讀程伊川之書以取科第于新  
制未委是與不是僞學如以爲僞不願考漕難其報  
後有譏之者內臺欲加論列何公澹在諫宦時其人

所守不變可罪之乎 漢書鄭當時其先鄭君嘗事

項籍籍死屬漢漢高祖悉命諸籍臣名籍鄭君獨不

奉詔于是盡拜名籍者爲大夫而逐鄭君此則高祖

之失也與處丁公季布之義異矣考唐世系鄭君名

榮 堯山堂外紀云後唐同光三年唐師滅蜀蜀主

衍降唐主召蜀舊臣王錯等賦蜀主降臣唐詩錯等

咸譏其荒淫帷中丞牛希濟詩曰滿城文武欲朝天

不覺隣師犯塞烟唐主再懸新日月蜀王還却舊山

川非干將相扶持拙自是君臣數盡年古往今來亦



如此幾曾歡笑幾潸然唐主曰希濟不忘君親忠孝也賜之百段 金壘子云江漢先生趙復德安人德安陷姚樞奉詔卽軍中求士而樞遂脫復俘囚中欲携之北復乘間殺水爲樞所得因強以歸燕時世祖在潛邸嘗召見問曰我欲取宋卿可導之乎對曰宋吾父母國也未有引他人以伐吾父母者世祖悅因不强之仕復亦終不仕也惟以程朱所發明諸書口傳手錄由是姚樞許衡郝經劉因皆得其書而尊信之北方始知有程朱之學復不忘故土以江漢自號

學者稱之曰江漢先生 閩書建安黃定宋末居六合爲兵馬副都監與元戰敗走居處之龍泉唆都攻處復隨州兵戰亦敗唆都擒定將殺之定女叩唆都馬求解唆都義之釋其縛使從掠地閩中權授忠武校尉建寧路下千戶命領兵擊沙縣定曰吾宋臣也不能死類泚矣奈何加兵向之引疾固辭曾孫仁洪武辛卯第四

鳳將九雛龍生九子

古樂府有鳳凰一母將九雛之語而古來相傳有龍生九子皆不成龍之說豈俱以九爲極數耶續漢志云金章宗泰和四年六月或作承安二年八月磁州武安縣南彭山北石聖臺鳳凰現衆鳥週圍之大者近內小者在外以萬萬計村民懼爲官司所擾謀逐去之驅牛數十頭擊柝促之牛未至二里卽有鷁鳥振翼而起翼長丈餘下擊二水牯肉盡見骨水牯卽死衆始報官鳳凰高丈餘尾作鯉魚狀而色赭九

子差小或作大鳥高可逾人九子差小亦高四五尺  
翼其旁鳳爲日影所照則有二大鳥更迭盤旋庇蔭  
之至日入則下留三日乃從西北摩空而上縣中三  
日無鳥雀鳳去後人視其處有鯉魚五六十斤者食  
餌尚有數頭臺旁禽鳥糞兩溝皆滿小禽不敢飛動  
饑死者不可勝數村民疑臺下有異掘之三尺餘石  
鏤中直插金劍一取不能盡擊折得其半以火煨欲  
分之劍見火化金蟬飛散而去歐陽修集古錄載張  
龍公碑云張路斯頴上人爲宣城令生九子每夕出

自戊至丑歸常體冷且濕夫人石氏異而詢之公曰  
吾龍也蓼人鄭祥遠亦龍也據吾池屢與吾爭釣臺  
寶殿與戰未勝明日取決可令吾子射之繁鬣以青  
綃者鄭也絳綃者吾也子遂射中青綃者鄭怒投石  
肥中西山以死今龍穴山是也然則鳳雖暫飛亦同  
九雛以行龍雖已化爲人亦生九子之數則鳳將九  
雛龍生九子之說古人蓋亦有所據乎 宋志首穆  
帝昇平四年二月辛亥鳳凰將九子見鄖鄉之鄧城  
飲于池中 一統志廣東始興縣天柱峰相傳梁天

監中九鳳翔集峰上又名九鳳山

江西通志豐城

縣東九十里相傳晉昇平中有鳳將九雛于此故其  
苦竹村有九子池卽鳳之九雛飲于此池者也

西京雜記瓠子河決有蛟龍從九子自決中逆上入  
河噴沫流波數十里 一統志福建漳州府有九龍

江在府城東北梁大同間九龍游戲于西江故名江  
水深碧歷世見寶珠輝瑩其中宋時漁人網得之

汀州府清流縣亦有九龍灘焉

衢州府九龍山相

傳雷雨之夜有九龍自穴中飛出

湧幢小品云白

雲山在番禺東山高無泉有龍化爲九童子泉遠湧出時有五色小蛇蜿蜒其間 三國志魏明帝青龍

中帝建崇華殿時郡國有九龍見故改曰九龍殿然此九龍非一處一時而並見者也 城固縣西有九

龍池 湖廣辰州府城西有九龍巖山形斗起奇石

錯立物象古怪常有炁者遇黃天九十二日吾九龍

居此多年語訖不知所往 治十二年己未夏霖

雨不止城內行舟太平 叶公鑒禱于羣祀誓以三日

雨止時六月二十日密雲四布九龍並掛湖水沸騰

聲聞數里時有泰州漁人陸潮漁舟逆水騰于半空  
一女奴驚絕復斃舟亦破壞須臾而霽 鎮江府志  
丁元吉其母葬黃山去京口五里山顛有石梯數丈  
僅入鳥道又有石碁盤光瑩如玉古仙遺跡也其墓  
埴時有羣鶴飛翔雲表盤旋不定而可數者九人皆  
異之丁築廬其旁名曰九鶴山房志異耳李東陽聞  
其事曰昔張九齡之生母夢九鶴自天而下陶侃喪  
其母有二鶴來弔于庭今丁氏事與陶畧同而數適  
與張合曲江風樂長沙勳業或有徵于後之人乎按  
鶴乃仙禽亦如鳳之有靈故見亦九數耳



禽言

中朝故事驪山多飛禽名阿濫堆明皇御製玉笛采  
其聲翻爲曲左右皆傳唱之播于遠近人競以笛效  
吹張祐詩紅樹蕭蕭閣半開玉皇曾幸此宮來至今  
風俗驪山下村笛猶吹阿濫堆阿濫堆其聲不知何  
似意其近笛故以笛聲譜之耳嘗考諸禽言如姑惡  
喚起皆以其所呼名也洵河之呼提壺蘆杜鵑之呼  
歸去好竹鷄之呼泥滑滑則皆三字成句矣鴈鳩曰  
家家布穀又曰脫却破袴鷓鴣鉤輅格磔而呼曰行

不得也哥哥鵲鵲鳥卽寒號蟲夏日毛采五色白鳴  
曰鳳凰不如我冬日毛落如雛忍寒而號曰得過且  
過此皆長言可句禽聲之異者也峩眉山中有鳥如  
書眉凡佛光將現則先依人而鳴其聲曰施主佛現  
遂名曰佛現鳥九華山所誌數鳥尤異惜春鳥似燕  
而小春深見人啼曰莫摘花東人目之爲護山鳥春  
夏之間月夜獨鳴于深巖幽谷之中啼曰克丁當人  
名之曰搗藥鳥又一種大不逾雀每春夏秋啼曰婆  
婆餅焦俗言胡鬚怪鳥此又其特異于他處者耳王

梅溪搗藥鳥詩云江南一畝占青陽多少神仙此地  
藏。聞說仙翁搗藥處。鳥聲依舊克丁當。僧希坦婆餅  
焦詩云綠柳含烟烟不消。紅榴噴火火無燒。如何焦  
却婆餅餅。每對春風舌苦饒。顧渚山茶記山中有  
鳥至正月二月鳴云春起也。三月四月鳴云春去也。  
採茶者呼爲報春鳥。一鳥而鳴聲或異。必聽者之胸  
中先有異耳。此或卽喚起之一類與。鷓鴣卽洵河  
也。水鳥其聲自呼。故咏者指之曰提壺。蘆花笑酒云  
耳。其鳥頗大。而九華志云狀類燕子。色錯黃褐。春日

則呼曰提壺。釐沽美酒。此蜂別是一種。或爲志者好奇。少過未之詳考。與大。中末舒州奏有鳥人面綠毛。觜爪悉紺。其聲曰甘蟲。因謂之曰甘蟲。此亦因其聲而名之者也。武當山有禽鳥自呼我師。常棲止崖上。

漢壽亭侯考證

程篁墩云關將軍羽仕漢封漢壽亭侯考之史漢壽  
本縣名在犍爲史稱費禕遇害于漢壽唐人詩亦曰  
漢壽城邊野草春是已大漢壽者封邑而亭侯者爵  
也東漢之制有縣侯有鄉侯有亭侯皆以寓食入之  
多寡今去漢而以壽亭爲封邑誤矣昭烈勸進表其  
首列銜曰前將軍漢壽亭侯蓋其若以漢爲國名則  
不當錯置于職名之下陳眉公書蕉云漢壽本蜀郡  
縣名雲長初爲漢壽亭侯卽亭長也後人不讀書遂

爲漢之壽亭侯不知壽義何據可笑殊甚然予考之本傳曹操表封雲長爲漢壽亭侯在刺顏良之後此建安五年與袁紹相拒于官渡時也蜀之漢壽縣本廣漢郡之葭萌縣漢先主始改爲漢壽縣照烈之稱帝在建安二十五年之後則雲長所封之漢壽豈卽費禕大會諸將之漢壽耶葭萌執此之縣名以證漢壽則非矣意當時別有所爲漢壽亭者遂舉以封而今不可考矣如先主封宜城亭侯張翼德封新亭侯必當時之寔有其亭所在也 又宋許觀東齋記事

云紹興中洞庭漁人獲一印方二寸制唐書紐有連環四面相貫上總一大環所以佩也漁者謂金印而訟于官辨其文乃壽亭侯印四字疑必關侯所佩也遂留長沙官庫守庫吏見印上有光焰回白于官乃遣人送荆門關神祠光怪遂絕淳熙四年玉泉寺僧真慈將獻之東宮印面而未發或光焰四起衆皆驚愕遂不復獻據此則乃壽亭侯印而非漢壽亭侯印也何以神之呵護而百世不忘耶洪容齋謂壽亭侯印乃後人鑄于廟中所見非止一處想當然矣宋大

觀二年加封關公武安王宣和五年勅封義勇武安  
王考之秦二世三年楚懷王以沛公爲碭郡長封武  
安侯雲長公方一心漢室豈肯襲高祖之封號耶秦  
白起武安君生時所封也四川嘉定州榮縣建一祠  
祠蜀漢中郎將龐統名曰武安公廟此與雲長皆追  
稱者吾邑吳君振峯平時嘗夢爲武安王捕官後謁  
選得武安縣主簿典捕事予時在都門贈以詩云曾  
聞好夢成珠玉君已當年夢武安襟既有方心自定  
官無卑小慮須寬甯從偉想求民苦細把義書伴晚



餐天鑒日臨人日在莫將好夢等閒看吳君至武安  
縣果有大關神廟甚靈應卽虔禱焉後土寇逼縣吳  
君率衆禦之竟死于難邑人遂立其祠于閭廟之旁  
以祀以余詩刻于壁蓋其人好慈氏教善草書以長  
厚稱而數之前定如此 考漢壽凡有三處四川葭  
萌縣先主改爲漢壽此在建安二十五年後其非關  
所封必矣湖廣武陵縣實漢義郢之索縣後漢之臨  
沅縣順帝改爲漢壽至晉仍之後漢地理志與晉地  
理志皆名漢壽而晉良吏傳潘京字世長武陵漢壽

人也三國吳潘濬武陵漢壽人此則順帝所改建安  
五年去之未遠或卽此乎名勝志載荊州有漢壽城  
又云古荊州刺史治有漢壽亭卽曹操表封關羽處  
此爲近之但曹操何以知關公必著勲于荊襄間而  
預以名之則天寔爲之矣荊存而公與俱存公亡而  
荊與俱亡楊用修云漢爲代名加以壽延炎祚四十  
餘年或亦非偶耳 又有蚌城在江中芭尾洲上相  
傳歲饑人民結侶采蚌止惡于此蓋具城亦關公所  
築以防吳魏

曹操不強孔明

劉先主爲呂布敗于下邳奔曹操程昱曰觀備有雄才而甚得衆心終不爲人下不如早圖之操曰方今收英雄時也殺一人而失天下人之心不可關羽謂張遼曰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遼以羽言報曹操操曰事君不忘其本天下義士也及羽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先主左右欲追之曹公曰彼各爲其主勿追也二事皆見本傳裴松之以

操有王伯之度乃抱朴子逸民篇云魏武刑法嚴峻  
果于殺戮乃心欲用乎孔明孔明自陳不樂出仕武  
帝謝遣之曰義不使高世之士辱于污君之朝也其  
鞭撻九有草創皇基宜矣此事孔明傳不載稚川去  
魏未遙或當不妄操雖大奸亦豈尋常盜竊者哉蓋  
劉關諸葛皆在所包容矣

四戊午 附孔子生日考

世俗妄稱開雲長生時年月日時皆戊午此真齊東之談也以子平論火土燥烈之極安能立德功于不朽而享千古之名如此哉按漢靈帝光和元年爲戊午四月庚戌朔則戊午乃四月初九日也六月巳酉朔則戊午乃六月初十日也次年巳未閏正月其五月節不可留至六月明甚則是是年戊午月無戊午日矣且劉先主爲平原相關張爲別部司馬在辛未歲自戊午至辛未止十四歲耳而又以張翼德公爲

四癸亥者豈其九齡而卽爲別部司馬耶以訛傳訛  
好奇者信之而不深考耳或又疑戊午月是雲長公  
被難之日然被難在十二月非五月也

宋羅壁識遺云左傳記孔子卒而不記其生公羊記  
孔子生魯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朔穀梁以爲  
生十二月二十二庚子與公羊差一月五行書謂孔  
子生庚戌年二月二十三庚子日甲申時考庚戌乃  
魯襄公二十二年周靈王二十一年與公穀年月俱  
差如公穀則孔子乃生巳酉非庚戌也故劉氏外記

謂孔子年七十四終與他書生庚戌終壬戌七十五  
之說異從公穀也信五行書固不若信公穀然公羊  
言十一月庚子而杜預長曆魯襄二十一年庚戌歲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則  
十一月非庚戌朔卽巳酉朔是月內無庚子朔明矣  
左傳書孔子壬戌夏四月巳丑卒杜預註是歲四月  
無巳丑有乙丑又孔子家語祖庭廣記俱云魯襄公  
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七日庚子孔子生與公穀五行  
書俱差不知何所本乎或謂周建子魯襄十月庚寅

正八月以改朔不改月之說推之又不然此事頗與  
四戊午之說相類故并及之 書傳正誤云孟氏謂  
孟子以周定王三十七年四月二十生卽今之二月  
二日矣周赧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卒卽今之十  
一月十五日壽八十四歲誤也周定王在位二十八  
年而崩無三十七年若以定王二十七年生至赧王  
二十六年卒共計一百五十四歲無是理也則孟子  
生卒之日亦有不可詳者矣